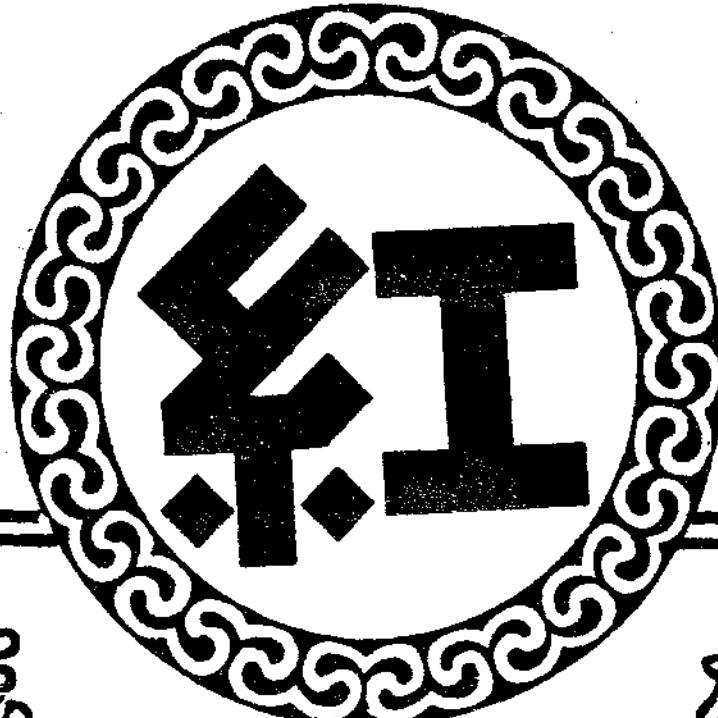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期六十卷二

書評

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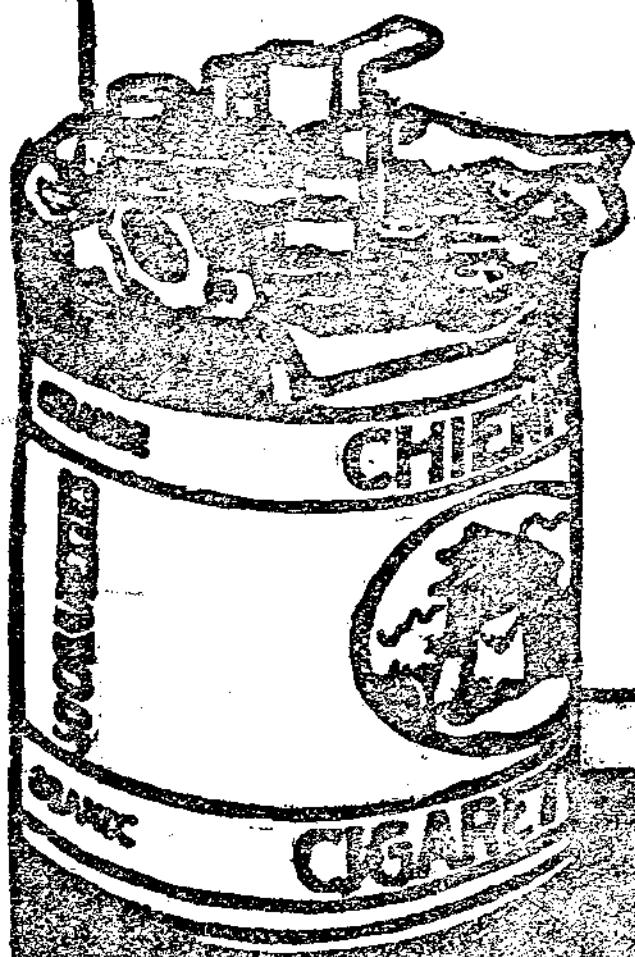
上海圖書出版社印行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人物
吸大前門牌香烟
諸君大方

美英華莊公司
總經理



首

次

第六十六期目次

十二年十一月念二日
陰歷癸亥十月十六日發行

短篇小說

絲光布

求幸福齋主

名士趣史

顧明道

李飛
探案 古塔孤囚（下）

陸澹盦

快與慢

徐卓采

洋燈罩

程瞻廬

兩付面孔

鄭逸梅

珊瑚珠塵

王西神

排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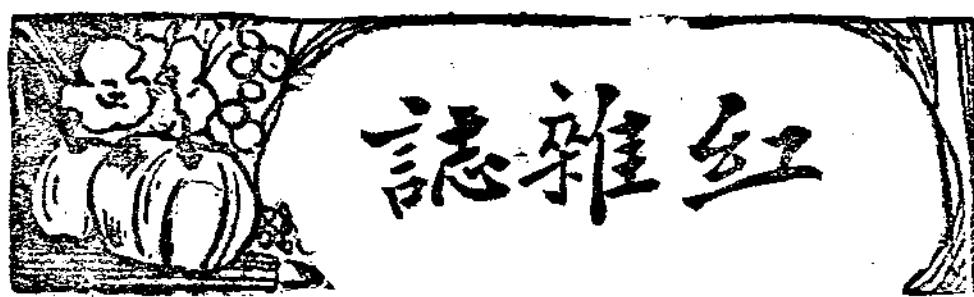
沈禹鐘

息廬趣拾

姚民哀



605742



紅雜誌

目

次

二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二集)(五張).....不肖生

第二十三回 煉飛刀慘擄童男女 憂嗣續力救小夫妻

新歌浦潮.....海上說夢人

第六十六回 潛世浮沉鑣揚異途 天涯淪落淚洒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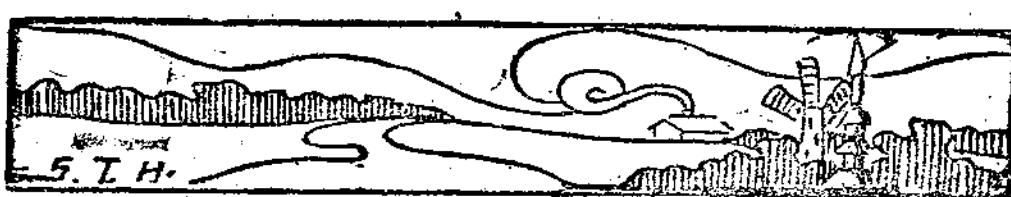
豫舫零墨.....汪集庭

東方神話之二.....胡寄塵

笑話.....(失名)

黃華夫人傳.....許瘦蝶

梅蘭芳西施劇詞.....



南京圖書館藏

丸鳳白鷄烏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
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略
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
種德國藍製各種國貨良藥
農商部發給一等獎章



四時常備之良藥也如蒙批售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
多不能盡錄另送丸藥全集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廣東種德園老藥局一電話中央五〇六號

高士國貨

大長城

香煙

價廉物美



舉國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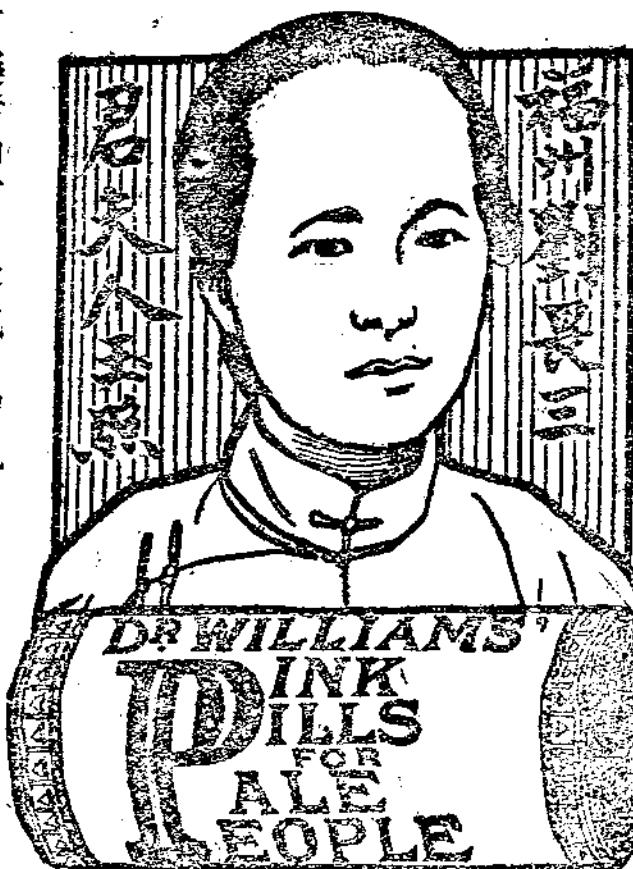
中圖南岸兄弟公司



此母曾產男女十胎以致血竭元虧多病

原復強康其使丸補色紅生醫大士廉韋

婦女生育過多身體每多損傷即如福州柳畏三夫人之證書便可證明矣福州南台柳君畏三係美以美會會友著名照相師也將其爲夫人代出之證書恭錄於左內人生育過多男女已見十胎兼之家務紛繁以致多病每臨事故頭眩肝動繼則天癸不調血虛元虧延誤名醫悉心調治覆無常余勸服紅色補丸初猶未敢深信及至



DR WILLIAMS' INK DILLS FOR THE PEOPLE

病重纏綿不已再勸其服旋向藥房購買半打始服二三瓶大有起色飲食倍進現今天癸如初面轉紅潤體量加增深感紅色補丸之功效無何可報特書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乃是天下馳名轉弱爲強不分男女補血健腦之聖藥行世已歷三十年之久專治血薄氣衰少年創傷腦筋衰殘血瘀骨痛腫脹皮膚諸恙以及一切血虧腦疲所致各症均可療治凡經售章廉士醫生藥局面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忠告婦女衛生小書奉送

如若令堂大人或尊夫人或令愛貴體違和可向以上所列地址索取忠告婦女小書一本可也原班郵送不取分文



布·求·幸·福·齋·主·

讀小說的諸位，會到過紅樹村麼？不消說，大概是有許多人都沒
過。而且並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小地方。

這也難怪。實在那個地方太偏僻了。偌大一個太湖，有許多
港汊，趕起路來，忽然坐一回船。忽然又走些旱道。剛離開小舟上的蓬艙，
又騎着毛驥兒在流水溪邊照到流動的影子了。似這般水陸并進，走上
五六天，好不容易才走到這窮鄉僻壤的紅樹村裏。在如今交通便利的時
代，你看這樣行路夠多麼麻煩。自然是除了紅樹村的土著以外，其餘通
都大邑的人，連做夢也不會想到那個地方去咧。漫說是真個着白帆布
高跟鞋和綵子靴的腳步。

因為這個交通隔絕的原故，百餘年前的紅樹村和現今世紀的紅樹村。
竟好像依然停留在一個歷史時間以內，沒會挪動半步。也沒會改變過
半點樣子。祇是最近出了一件很新奇而又很重大的事。爲紅樹村帶來



絲光布

二

歷史上所未有而又值得注意值得紀念的。便是在江南許多有名州縣的省議會選舉中紅樹村也居然選出了一位省議員。

但議員僅僅是個往外輸出的東西。離開了這偏遠僻陋的紅樹村。到那文明華麗如火如荼的都會中去。不過使紅樹村戶口上減少了一個一般土頭土腦的鄉下人。不過使都會人海中多添了一個一般吃閒飯拿閒錢的寄生物。那紅樹村到底還是紅樹村。並不因此而產生什麼別的影響。若是不信我這句話不妨放開眼來瞧。紅樹村何嘗有絲毫的改變。一切遠處都會上的文明。不是依然與紅樹村隔絕麼。一切外間物質上的輸入。不是依然與紅樹村停滯麼。

不講別的。僅就人身上的衣服材料說。紅樹村中男耕女織。自古成風。那一個人不是穿的。婦女們在織機上自造出來的土布。這些布統共只有三種顏色。一是本色白的。但還比不上那些漂白之白。一是藍的。一是青的。雖也經過一番染造的工夫。但也是本鄉土法所染。不見得怎樣光亮。至於什麼關於美術的花紋花樣。簡直是自古以來還沒有過這樣的重大發明。只知道按着天時氣候。在夏天的時候用麻綫做織布原料。織成粗夏布。製起衣褲來穿在身上比較涼爽一點。然已是村中富人們的唯一奢侈品。除了那個當

議員的家裏。旁的人捨得這般擺闊的。也就不多。其餘一般普通的人。便多半一年四季全穿的是棉線織成的粗大布。質地又結實。價錢又低廉。差不多還是自己家裏妻女親手織的。并不必破費錢出買。祇要說是一件新做好的衣。穿起來便覺的闊氣得了不得。值得非常珍重愛惜。不逢時逢節決捨不得穿。有時穿出去到親友家裏。或是吊喪。或是賀喜。一到了酒席面上。便趕快脫了下來。用一方布手巾包裹好。怕的是沾污上席間酒菜的油漬。如此珍惜着。就每一件衣服。可以維持許久的生命。經歷許久的時間。甚至於當成一種遺產。傳子傳孫。永遠地寶貴着。那知道紅樹村以外的地方。早已把這類土布看得一文不值。誰也不屑買來做衣服穿咧。

便是外邊一切都會商場上所消流的綾羅綢緞。以及舶來品的哩嘜毛絨。和最新國貨摹仿西式的文明綵絲光布等。却也因為交通不便的原故。任憑怎樣在當今的虛偽和繁華的社會上。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有莫大的魔力。終也不能穿山越嶺涉江過海侵襲到紅樹村中來。占有着這紅樹村古舊市場的小領域。以致紅樹村的村民。白白地也降生在如今文明進化的時代。却對於現代的物質文明。竟半點兒目觀不着。身受不着。就是平日有些不安本分的人。偶爾做一個荒謬奢華的夢。至多也不過夢想穿一件

絲光布

四

本地富人們的夏布長衫。決不會想到僅憑耳食不可名狀的人間錦繡上頭去，至於目下最普遍最流行。的那些舶來品和國貨中仿西式的文明綵絲光布。越發是從來沒會聽人說過。並不知道世界上會有這樣一種的新奇物事。就是要夢想也無從想起。啊。

但議員這兩個字究竟不是個好東西。真萬萬教地方上出產不得論理。紅樹村既偶然產生了這麼一個省議員。往省會那麼一輸送。一盆贓水潑出去。無非是使他流毒。往。外。去。害。旁。人家。的。吃。旁。人家。的。那。知。道。議員衣錦還鄉。有去而復返的時候。這一來便像一個病菌模樣。拖泥帶水。運帶輸入了不少的病毒。

在那議員想紅樹村中好容易出了我這麼樣一個人。替紅樹村增進了不少的光榮。究竟該怎樣把這光榮表現出來咧。這似乎必須於歸去的時候。大大的鋪排一場。不可了一壁。又想起紅樹村歷史相傳下來。是何等的簡陋閉塞。虧有我這個人到外邊去一趟。才曉得外邊很遠很大的地方實在比紅樹村文明進化得多。一切住的穿的吃的以及種種供應人生生活的物質。那一件不是華麗奇巧得非常特別。那一不是紅樹村人所未曾見過而且未曾聽見說過的。我托着非常的幸運。竟把那些夢想不到的物質文明。拿用過許多。總算此生不虛。回憶紅樹村人仍舊那般閉塞。白白地做着今世紀的人。而不知現代文明人。

生活是怎樣實在是大可悲憫咧我這趟回去雖一個人力量薄弱得很不能夠把都市中一切物質文明整個兒帶回去給他們村人開開眼界但就憑我個人身上所穿的新式綢緞五顏六色已經足夠做一個活動的文明人標本了而且這也就是我的光榮表現出來的色采也非常濃厚與從前初離開紅樹村時簡直是像兩個人這還不夠紅樹村人驚嘆的嗎

果然這種表現出來的奇巧華麗到了紅樹村人眼裏竟不相信世界上人身上會有這樣好看的東西便只聽見有許多人在一旁談問道

『唉！他離開紅樹村大概是到天國去了和神仙結成朋友才能夠從天上偷下這樣好東西來呢。』

又有幾個人附和着道

『可不是嗎像我們平常的人那會穿過這樣的好材料就是想買也沒地方買喲。』

那議員所抱的本是物質的文明主義不是什麼神祕主義當下極力否認天上神仙的那一說而又詳為解釋道

『什麼話！如今人類是不相信天上會有神仙的了像我所穿的這幾樣材料並還不算十分新奇都

會上比這個好出萬千倍的還有得賣咧況且除了中國人織造的以外還有外國人造的那越發好看得形容不出來』

衆村人聽明這原來是有得賣的不由發生了一種出乎意外的喜悅當又緊問道『就是旁的大地方有得賣我們到不了那裏還是買不着你先生能代我們設法買些嗎我們從心坎裏花一般似的怒放着要得到這些好東西呢』

那議員點點頭道『好：我既然設法叫你們見着便應當再設法叫你們得着』衆村人得到這個美滿的答復便又好似已得到一種重大的安慰不由又發出一陣嘈雜的狂喊來以贊美那議員未來的賞賜并祝賀自己未來的幸運這才慢慢地散去了。

在臨散的時節并還聽得見一些些吁歎的聲音道『幾時我們紅樹村也有得這些好東西賣那就更好了。』

那議員見村人們那樣感情衝動很熱烈很急切的需要物質文明也覺得是一種很好的現象不枉自己宣傳一番從今後由宣傳而灌輸簡直是自己不可避免的使命不容辭卸的義務仔細再計畫一下。

灌輸的方法莫過於採取負版的手段。自己本來在村子裏開着有個小油鹽雜貨店的大可改造。成一爿洋貨綢緞商行向都會裏販運些新貨色來賣既可取得灌輸文明的美名又可博得經濟交易上的利息。有這樣好機會不去利用還想利用什麼。

決計之後不出好久這商行就果然創作出來。并取名叫文明商行顯出來是新的主義新的色采。行裏面所陳設發賣的貨色盡揀人類新生活必需的東西販到。以綢緞布疋佔其中的一大部份全都是五花八門別翻新樣比紅樹村人日常慣用的土布好看得多。直教那村人們好像飛蛾撲火去求光明一般紛紛湧擠着前來購買絕不吝惜平日裏血汗換來的金錢。那樣着商行為的議員自然是利市十倍非常得計了。

一個月以後那議員把行中貨色檢點了一下看那些合銷那些滯消結果是綢緞類銷得不多。什麼絲光布文明綢——假的綢子——却供不應求打的利錢尤厚原來真的綢緞是中國原有的產物不惟價錢太貴而且花樣也并不十分新只有那些絲光布的棉紗織物原料薄成本輕價錢賤却是西式花樣比真的綢緞還有光彩紅樹村人本是平民居多經濟上購買力也并不大既然布比綢緞還好自然都去買那一樣。

絲光布

八

好看而又合算的布有些人本來聽見口頭傳說綢緞是很貴的不會打算去買及見了這種布自覺也還買得起便樂得破費一些小錢去買這和綢緞一樣特別便宜的材料來穿這一買開來一村的人都和傳染上什麼物質文明的狂熱病似的誰都要買一些些與價錢高的綢緞僅限於富人們買得起的不同這也無怪乎絲光布成了天下普通社會唯一的好物件了。

那議員見絲光布銷路甚好便趕忙又添運了些來等到風氣大大的播開去人人都需要了無奈這絲光布究竟是中看不中穿的布比土布既驕貴得很便沒有人土布的結實耐久這個人買了一套做衣服穿不久退色了或簡直是壞了看了人家却又有新的甚或至於是更新的花樣的自己不甘落後便無論如何必須得想法子再買一套越是壞得容易越是購買新貨的很多直到後來這文明商行簡直不必販賣旁的貨色單靠賣絲光布已是販運得忙不了本來世界上一切最淺薄而又簡單形式的東西最為一般庸衆所歡迎所樂見絲光布的發達也就是這個淺薄的原因啊。

然而紅樹村所受的影響却不少咧從前一般人粗衣淡飯生活本來很低的再加之男耕女織一切都勤儉些全都覺得日子很好過不會有什麼生活上的憂愁自從開了這個購用絲光布的風氣大家都換上

了一副美術的眼光。土布粗陋是沒得人再穿了。婦女們也不再去多織。男子穿絲光布怕等閒被泥土污損了衣服不肯多勞動於工作。婦女穿絲光布漸漸注重修飾習於游蕩連帶着還須購用多少的化粧品。一壁是生產力減少。一壁是消費量加大漸漸弄到民生計上出入不敷居然有許多人被絲光布拖累。得唱窮叫苦起來以至於做了絲光布的犧牲品。領家蕩產流爲乞丐盜賊倡伎下流的也不少。其他風俗敗壞青年男女因浮華而墮落的尤爲不可勝數。

有幾位古板的老先生慢慢看出這利弊來不由暗暗太息道『物質文明的結果凡最適宜於普偏的也就是使普偏最容易受損害的可嘆。一般熱心改良國貨仿造船來品的工商界以及那些提倡物質文明的學者也無非拚命多製造些普偏的奢侈品出來提倡一般平民普偏的學奢侈罷了。』

但那議員此時賺錢賺得高興并不覺得這以爲紅樹村裏近來到處可以看得見有美術色采的絲光布還以爲是文明現象咧。

又隔了多少日子那議員來到上海采辦到第二十一批的絲光布身邊的錢帶得很多錢在口袋裏作怪就莫明其妙的在上海堂子中娶了一個女子做姨太太。有一日那姨太太躺在床上有些小病痛忽然指

絲光布

一〇

着貼身的短衫對他說道『這衣服快破了我今天又懶得出。你給我去買兩套新材料罷』

那議員一聽采辦這個。我實是內行得很便趕快跑到一爿國貨店裏。買了二十四尺柳條絲光布回來。計一毛六分錢一尺。一共用去三元八毛四分錢。那知送到姨太太面前。伊隨便在手裏摸了摸。就氣呼呼地往地下一扔道『你這個人真小氣。這種粗布是我穿的嗎。快替我拏開去撕成拭桌布用』

他雖觸了一鼻子灰。一時却還摸不着頭腦。只搭訕着問道『你不是把你身上的短衫指給我看過要我買那一樣的柳條布嗎。怎麼又說我買錯了咧』

伊想了想。嘆嘆一笑。道『熱你的昏我身上這是柳條布嗎。你來看清楚些。這是條子西法綢。要四毛錢一尺。咧。虧你還做的是綢緞布。疋生意連西法綢都認不得。把來當做很不值錢的絲光布。真是個阿木林』他不信仔細上前看了看。果然兩樣便趕忙自己認錯。但忽然迴想起紅樹村頑固老先生的論調起來。不由在一旁點頭嘆氣道『果然絲光布只是有損於平民的奢侈品』



名士趣史

顧明道

(二)

古今名士多狂放不羈不自檢點一若不如此不足稱爲名士也者有別署瑯環齋主者佚其名詩才絕高膾炙人口四方慕名來訂神交者甚衆齋主常與三四文友雇舟出遊輿至時飛箋招妓侑觴絲竹雜奏謳浪笑傲窮極狂態以爲風流也歸而作詩互相唱和大堤春風曲江明月悉收羅爲詩料矣一日爲夏之夜文友石某携詩冊往訪入門聞吟咏聲因思齋主詩興誠豪遂竊窺之則見齋主正赤膊坐藤椅中翹其右足以手指搔癢諺所謂扳脚丫也石大笑徐徐進曰老友臭詩已成若干首亦能使某掩鼻一讀否齋主笑曰居我語汝扳脚吟詩此樂雖

名士趣史

二

南面王不與易也乃與石推敲詩詞爬搔其足如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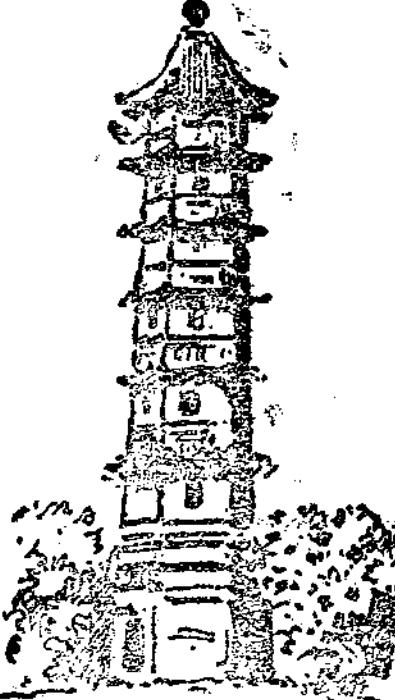
(二)

邦江某名士自比隨園老人。絳帳授徒盈門桃李有女弟子十餘人。莊氏小翠者，女高足也。某日小翠晨興往謁其師。輕推書室之門。忽見名士正擁其女婢並枕而臥。急掩面逃。名士之妻鄭氏夙有雌虎名。聞其事。遂向名士大鬧。并撻女婢而遣之。然閭巷間已播爲笑談矣。

(三)

乾嘉時江南有某才子文名藉甚。所爲詩香豔細膩殆駕義山次回而上之。首陽陳氏女不櫛進士也。讀其詩文而善之。遂訂爲神交。彼此唱酬。無間閱年餘。才子作白桃花詩四絕寄女。女吟玩不釋。憫惄如有疾渴。欲一見其人。遂不憚千里奔。波謀與才子一晤。既見面。女俯首無語。急變色歸。歸而大哭。蓋才子之貌醜陋不堪。且眇一目也。後女遂與才子不復通音問。而才子輒向人呼冤不置。

案探偵飛李



古塔孤囚

陸清齋

我們回到公立醫院院長同夏爾和等正在門口盼望見凶手已經捕獲大家都十分高興朱巡長指揮警察先將馬小三兄弟看押在門房裏邊然後一同走進會客室李飛與醫院院長談了幾句知道秦建平的傷勢並無大礙現在神智很清楚能坐在床上與人講話了停了一回院中擺出晚飯來是朱巡長特地託院長辦的大家腹中都有些飢餓了便胡亂吃了回吃完之後李飛與朱巡長商議想把馬小三押到秦建平的房裏教他自己辨認是否正凶朱

李飛偵探案

二

巡長也很贊成當時大家便一同去到秦建平的房裏見他用白布裹了頭靠在枕上他見我們進去把身子略略欠了一欠李飛走到床前向他說道我有一個喜信來報告你打傷你的凶手我們已經替你捉住了秦建平一聽這話臉上突然失色在床上忽地坐起身來顫巍巍的問道什麼捉住了嗎你們不要弄錯了呀我們見他這種神情倒覺得十分詫異李飛便說道我們也怕弄差所以把凶手帶到此地請你自己辨認秦建平道現在人存那裏呢唉只恐怕你們是弄差了吧李飛道不管弄差不弄差人在門房裏我們把他帶進來請你辨認之後再作道理秦建平臉上好像很不高興勉強的說道好你們

帶他進來罷朱巡長轉身出去不一會同着四個警察把馬小三弟兄押進房來秦建平和馬小三弟兄打個照面大家一楞秦建平不等馬氏弟兄開口他先搖着手道不對不對你們果然弄差了這兩個人我不認識他們凶手我是認得出來的這兩個一定不是你們弄差了我們一聽這話大家一呆朱巡長不是你們弄差了我們一聽這話大家一呆朱巡長眼看着李飛以爲他這一件事情做得太粗鹵了平白地把人家當罪犯捉了來誰知却不是凶手這便怎樣辨呢但是李飛却依舊坦然自若而不改色的立着馬小三弟兄聽了秦建平的話胆便頓時壯了睜圓了四只怪眼厲聲向李飛和朱巡長質問道你們無緣無故把我們用手銬銬了捉到此地是何道

理。你們這樣冤誣良民。我們決不能就此干休的。李飛含笑道。你們不必吵鬧。我要是冤屈了。你們准定賠償你們的名譽。損失便了一面說着。一面指揮警察。將這弟兄二人帶出去。依舊看押在門房中間。我們隨後也退了出來。一同到會客室裏。朱巡長便問李飛這件事究竟怎樣。李飛拉朱巡長到壁角裏湊在他的耳朵上說了幾句。朱巡長點了點頭。便出室去了。

不多一會。朱巡長進來。對李飛說道。一切都預備好了。李飛道。很好。那末我們再進去罷。說着便同我及朱巡長三個人一同去到秦建平的房裏。李飛見秦建平依舊仰面躺着。便走到他的床前。問他道。你剛

纔可曾看仔細嗎。馬小三弟兄實在就是打傷你的凶手。你爲何硬說不對呢。秦建平搖着頭道。確不對。我怎好冤屈他們呢。李飛道。我恐怕你沒看清楚。還是把他們再帶進來。你認認仔細罷。秦建平很不耐煩似的說道。不是他們再認也沒用。李飛也不去理他。祇管向朱巡長使個眼色。朱巡長走出室去。不多一會。把馬小三弟兄帶了進來。後面也並沒有警察跟着。馬小三等剛走進房內。接着便有一個警察推門進來稟報。朱巡長道。劉署長到了。現在會客室裏有要緊的公事。請朱巡長和李先生快去一談。朱巡長點了點頭。警察轉身出去了。朱巡長便和李飛說道。我們去去再來。這馬小三兄弟橫豎有手銬銬。

李飛偵探案

四

着不會逃去的就讓他們在此地等罷。李飛點點頭。拉着我就走。朱巡長也一同出來把房門替他們關上。於是那病房裏邊便祇有秦建平和馬小三兄弟了。

我們三個人出了房門。朱巡長便拉着我們躡手躡腳的走進隔壁一間空房。把門輕輕掩好。這裏與秦建平住的那一間祇隔着一重板壁。那板壁很薄。兩邊說話都很清楚的聽得出來。而且壁上還有幾條隙縫。可以張看我們大家都伏在壁上一面窺探一面却屏息靜氣的聽着。祇聽得秦建平恨恨的說道：你們兩弟兄真是狠心狗肺。你們想把我弄死。我偏倒沒有死。這却出乎你們意料之外了。我要不是

爲着自身的關係。定要將你們這種狠惡的手段說給警察聽辨。你們一個很重的罪名……秦建平說到這裏又聽得馬小四發着獰笑的聲音。道你不必嚇我。你要說出口來。你也是個鎗斃的罪名。雷峯塔裏的那個人兒還不定死沒死哩……秦建平聽他說這話。慄然止住。他道說話要輕些。被他們聽見了。那還了得。現在我倒竭力替你們開脫。不過你們出去之後怎樣辦呢。馬小三道。你既然替我們開脫。我們還能辜負你嗎。這個你倒放心罷。說到這裏三個人都便不響了。我們聽了一會。聽不出什麼來了。便大

家躡足出來。一同回到會客室。

李飛到了會客室裏。便向朱巡長說道。這件案子。我

起先以爲很簡單誰知裏邊却非常複雜你不聽得他們在那裏說嗎雷峯塔裏還關着一個人哩閒話少說我們救人要緊你快把馬小三弟兄去帶出來依舊押在門房裏命四個警察看守着一面趕緊去僱兩只小船我們連夜到雷峯塔去把塔中的人救回來了再作道理朱巡長點頭答應急忙出去佈置隔了一會他匆匆的進來說小船已經預備好了八個警察分四個在這裏看守馬小三兄弟四個已經到船上去了李飛道很好我們就趕緊去罷不過今天晚上非但沒有月色連星光都沒有我們須得帶幾盞燈去方好辦事朱巡長道燈倒已經預備好放在船上了李飛點了點頭便迴過頭來對我說道這

一回比較捉拿馬小三弟兄更要危險那古塔之中還不定有什麼怪事發現哩我勸你還是等在這裏不要去罷朱巡長在旁邊也說黑夜之間登山涉水實在是很危險勸我不要同去但是我覺得這件案子果然十分離奇我跟隨他們偵查很有趣味他們愈是說得危險我却愈要去李飛拗不過我只得答應了我們三個走出公立醫院來到西湖邊見四個警察立在船上兩個人手中都握着一盞新式的水月電燈我們借着燈光跳上船去我和李飛朱巡長一船四個警察又是一船李飛催着船家快開船家把篙子向岸上一點那船便慢慢的向湖中駛去這一夜的天色昏暗極了湖邊的各種景緻簡直一點

李飛偵探案

六

都看不出来祇有各處人家的燈火一點一點好像疏星一般行了一程轉過頭去見新市場那邊靠湖的幾家旅館電燈裝得不少映入湖中便格外形得多了朱巡長說道近來天氣炎熱夜裏遊湖的人實在不少不過像這種星月無光的夜裏也沒有人肯化錢出來逛湖了我們談談說說一回兒船已到了淨慈寺外的湖邊停泊住了大家一同上岸這時候已經快到十點鐘了淨慈寺的四週寂靜得連狗也

不見一條兩個警察各執了一盞燈在前引導朱巡長握着一把指揮刀李飛和我挽着手兒走在中間後面又跟着兩個警察從淨慈寺到雷峯塔走的是一條小道路倒不遠不過兩旁都是很高的草差不

多連路都遮沒了要不是兩個警察在前引導我們連路都摸不着哩走了一陣路漸漸的高起來了我拄着李飛的一根手杖一步一步的走上前去一條小徑走完便看見那雷峯塔了那塔的四週有一條小徑可以兜得轉來但是四面也都是三尺來高的亂草人立在草裏簡直把下半個身體都看不見了我借着那警察手裏的兩盞燈光照見那雷峯古塔陰森森的巍然兀立塔的外殼已經十分剝蝕好像就要坍下來的樣子塔的正面有一個門口一般的窟窿警察把燈向裏邊一照黑魆魆地像鬼窟一般看了真教人毛骨悚然十分害怕這時候李飛把手

了一張朱巡長道且慢這塔內是好久沒有人進去了。上面幾層因為扶梯已斷更沒有人能上去裏邊難保沒有什麼危險的東西我們須要仔細纔好李飛點了點頭就在警察的手中接過一盞燈來先向塔內照了一週朱巡長和四個警察大家都從袋裏掏出手鎗來以備不測李飛細細的向塔內看了半晌回頭對我說道你在塔外站着等罷我們進去一趟不論裏邊有人沒有立刻就要出來的這塔裏不但很危險就是那一股黴濕之氣恐怕你也受不了。你千萬不要進去罷我見他說得很懇摯只得點頭答應於是同朱巡官和四個警察魚貫着都跳進塔裏去了。

我一個人靜悄悄的立在那古塔之外黑暗中間心裏覺得有些害怕只得把手裏的那根司的克連連揮動着司的克頭上包的銅錠打在山石上搭搭作聲借此也可以鼓動我一點勇氣隔了一會忽見燈光從那古塔的窟窿中返射出來燈光中一個警察的頭向外而探了一探接着便跳出塔來立在洞外的頭向外而探了一探接着便跳出塔來立在洞口亂石之上把手中的燈照着洞口隨後又見三個警察從古塔中扛出一件很重的東西來我借着燈仔細一看不覺駭了一跳原來扛的乃是一個直僵僵的死尸警察把死尸放在洞口的石堆上歇了一歇接着李飛和朱巡長也跳出塔來我急忙過去問李飛這死尸怎樣發現的據李飛告訴我這人被仇

李飛偵探案

八

人綑好了嘴裏塞了東西丟在那古塔的第二層上。幸虧李飛冒險上去偵查方纔把他發現這人心頭尚還溫暖嘴裏也還有些氣息大概還可以救得。活哩當時李飛和我走到那人的傍邊用燈照看見那人渾身都有繩索綑着嘴裏塞的是一方絲巾已經被警察拉掉了面色慘白如土好像已經死去的一樣子李飛仔細向他臉上一看忽然失聲的喊道咦，這是金……說到這個金字便縮住了口回頭對朱巡長道我們趕緊帶回醫院也許還可以救他的性命哩朱巡長點點頭要想用指揮刀割斷他身上的繩索李飛攔阻道現在不必割斷橫豎他還沒有回答知覺就是綑着也不要緊的朱巡長依他的話便

命警察把那人抬着一同回到船上。

我們回到公立醫院時鐘上已經打一點鐘了夏爾和弟兄和三個學生倒還等着李飛先把院長請來請他命院役把那人抬進病房裏去然後把覓到那人詳情講了一遍正在談論之時一個醫生出來同院長說這人身上略有一點損傷並無大礙看他的情形好像是因為腹中好幾天沒進飲食加以嘴裏塞了東西呼吸十分不便所以就暈厥了去現在祇要把他救醒過來慢慢的給些牛奶等物與他吃明天也許就能起床了李飛究竟胃病剛好忙碌碌的奔波了一天這時候覺得身體也有些疲乏了他便和朱巡長商議說這件事辦到如此已經可以

告一段落。至於內幕如何不妨等那人明天清醒後再行研究。自然可以水落石出。今晚沒事可辦。不妨大家回去安息罷。馬小三弟兄二人决不是安分良民。就請朱巡長把他帶回署去暫行收押。明日清晨再帶到此地質證。便了。朱巡長當然也很贊成。大家便站起身來向院長告辭。李飛臨行之時又叮囑院長小心防備。這兩個人不要給他們走掉一個。秦建平不論問什麼話都不要理他。橫豎我們明天一清早就要來的。院長點頭答應。李飛便拉着我的手向大家告別。一同回到之江旅社安歇。

第二天早晨我們剛起身。夏爾和弟兄已經來了。他們也急於要曉得這件案子的內幕。所以前來探問。

但是李飛的脾氣不到那認爲可以宣佈的時候。他決計不肯發表。任憑你怎樣盤問他。他總是含含糊糊不肯說一句明白的話。至於這一件案子。他暫時雖然不發表。我體察他說話的神氣可以知道。他對於此案的內幕早已洞燭無遺。只是還不肯宣佈罷了。我們大家吃了些早點。正要想動身到公立醫院去。忽然帳房裏的胡老先生陪着一個人走進房來。這人約有三十來歲年紀。是個經紀商人的樣子。問起姓名。方知他姓費。號蘭生。是裕大儲蓄銀行特派來的。行中接了之江旅社的電報。知道金利生匿居杭州。所以待地派他到杭辦理這一件事情。當下費蘭生和李飛敷衍了幾句。便問他道。剛纔胡先生同

李飛偵探案

一〇

我說金利生這件事情都是李先生替我們調查出來的。我們實在很感激我已經把十三號房內所留的東西檢查過了一切果然都是金利生的。現在金利生到底又躲在那裏還要拜託李先生替我們調查。調查實在因為他所捲的數目太大行內吃虧不起。李飛笑道這倒不用擔心金利生這個人我早已替你們找到了。費蘭生喜道找到了嗎人現在那裏呢。李飛道現在你不必忙今天你跟着我走自然會看見那個金利生的就是胡老先生我也要請他跟我們跑一趟哩。大家正在講話忽然茶房走進來報道公立醫院有電話來請李先生去聽。李飛點點頭便道時候不早我們也應該往醫院中去了。當時大

家便一同從房內出來。李飛先到電話室去聽電話。我們却在門口等他。一會兒李飛出來我問他什麼事情。李飛道那住在醫院裏的秦建平忽然要求要出去一趟但是院中我已經關照過了不准放他出去。他正在和院長大鬧所以院長打電話請我趕緊前去聽說朱巡長已經在那邊了。李飛說完這幾句話夏爾康已經叫了幾輛黃包車來我們便大家上車趕往公立醫院。

到了院內我們走進會客室中除了院長和朱巡長之外還有一個四十多歲的大胖子留着兩撇八字鬚正在與院長講話見我們進去大家都站了起來。朱巡長替那胖子介紹方知他就是第八分署。

的劉署長大家數衍了幾句李飛問院長道現在秦建平怎樣了院長道他的傷勢好得多了今天一早他忽然要求要出去我連忙出來攔阻他他倒大怒起來和我爭論了半天我無論如何不放他走現在命兩個看護的把他監視着哩李飛道昨晚救出來的那個人呢院長道這人在半夜裏已經清醒了不過精神很委靡幾乎連話都說不上來剛纔吃了一杯牛奶精神恢復了許多居然可以和人答話了李飛道你可曾問過他的姓名爲何被人幽禁在雷峰塔裏呢院長道我已經問過了他說姓王到杭州逛西湖的那一天偶然到雷峰塔上閑逛因爲手指上帶了一只鑽戒被匪徒看見了跟他上去要搶他

的鑽戒他一個人寡不敵衆被他們打傷丟在塔內把鑽戒搶去他在塔內已經五六天要不是你去把他救出來便要活活的餓死在塔內了李飛聽了院長這番話也不說什麼只是微微一笑便回頭問朱巡長道馬小三弟兄兩人你把他們帶來了嗎朱巡長道都帶來了李飛道很好現在人證已齊我們可以揭破這案中種種的黑幕了那姓王的住在那裏我們就到他的房裏去說話罷院長道他住在第七號病房裏我來領你們去說着大家便一齊站起身來李飛忽然對胡德甫和費蘭生說道你們兩請等在此地停會我派人來請你們你們就進來了德甫和蘭生也不知是什麼意思只得依舊坐下便

李飛偵探案

一
二

來。於是我們這一班人大家便簇擁着都到廿七號。病房裏來。院長在前引導到了那裏。推門進去。這房間本不甚寬大。警時間便擠了一屋子的人。我走進房內。便見那姓王的側着身子睡在床上。他見我們一羣人進去。圓睜了兩眼。也不知怎樣纔好。院長走到床前。指着劉署長朱巡長與李飛三個人一一說。給他聽了。他祇把頭點了幾點。李飛走近床前。先問他的姓名。那人說姓王。號毅。上海人。問他被囚在塔中的情形。他却支支吾吾的說了幾句話。大旨與院長所述的差不多。李飛聽他說完。便道：「這謀害你的凶手。我已經替你捉住了。待我把他押進來。你就可以仔細一認。倘然不差。這案子就可以解決了。那人

聽了。很詫異似的說道：「凶手已經拿到了嗎？你們不要捉差了人呀！」李飛道：「差與不差。祇要你一認就明白。」說着。便向朱巡長道：「請你去把秦建平和馬小三弟兄帶到這裏來。讓他們對證一下。再說。朱巡長點頭答應。走出去了。隔了一會。便同四個警察。把秦建平和馬小三弟兄押解進來。李飛對床上那人說：「道你起來看看。這三個人是不是搶你鑽戒的強徒？」那人聽說。把一手支着床沿。撐起身來。觀看四個人。打了個照面。大家都突然一跳。那床上的人警時間露着一種忿怒的樣子。橫眉怒目。好像要跳起身來。和那三人拚命的樣子。但是一剎那間。他的怒氣忽然又捺住了。臉上呆了一呆。便又連連的搖着頭。

道凶手我是認得出來的這三個人我沒見過不是他們你們弄差了這人說時秦建平等好像倒是出乎意外三個人呆呆的立着不作一聲李飛却仍坦然自若的說道好你說不是他們就算不是罷了但是這裏却還有兩位朋友他們說是認識你的待我把他們請來與你見見說着便回頭對一個警察道你去把會客室裏的胡先生同費先生請到這裏來警察答應着去了不一會果然帶了胡費二人進來李飛把二人招到床前指着床上的人說道你們二位看看這是那一個兩個把床上的人一看不約而同的喊了一聲咦胡德甫道你不是張維城嗎爲何好端端的寫了一封絕命書跑到這裏來呢費

蘭生道誰說姓張你不是金利生嗎你爲何把店中的一款子捲了逃走到這裏來呢兩個人的話一說出一口屋子的人大概都有些明白了原來那姓王便是張維城而張維城便是金利生胡德甫又認出那是秦建平便是金利生時常往來的好友幾個人大家在一證明登時弄得彼此面面相覩默然無話連我們在旁邊看熱鬧的大家都不覺看得呆了

這時候李飛便起身來站在房中像演說一般的朗朗然說道這件案子雖然十分離奇複雜如今却總算有了一個歸宿了我早已猜透了你們心裏的意思你們所捏造出來的話怎能欺得來我呢李飛說這話時金利生等都呆呆的看着他不作一聲李飛

飛。指。着。金。利。生。道。你。被。困。在。雷。峯。塔。內。明。明。是。秦。建。平。和。馬。小。三。弟。兄。做。的。事。你。却。反。替。他。們。掩。飾。大。約。是。恐。怕。他。們。宣。佈。你。掩。逃。的。案。子。所。以。不。敢。說。如。今。你。掩。逃。的。案。子。已。經。有。費。君。證。明。橫。豎。不。能。掩。飾。的。了。還。是。暢。暢。快。快。的。說。罷。又。對。秦。建。平。說。道。你。被。困。在。石。窟。之。內。明。明。是。馬。小。三。弟。兄。做。的。事。却。替。他。們。掩。飾。大。約。是。怕。他。們。宣。佈。雷。峯。塔。上。這。件。事。情。所。以。不。敢。說。現。在。塔。上。的。祕。密。已。經。洩。漏。橫。豎。不。能。掩。飾。的。了。還。是。爽。快。快。的。說。罷。現。在。人。證。齊。備。你。們。就。算。要。抵。賴。掩。飾。也。决。不。能。夠。了。

金。利。生。等。到。了。這。個。時。候。明。知。道。抵。賴。掩。飾。也。是。沒。用。所。以。大。家。便。老。老。實。實。的。都。供。了。出。來。據。金。利。生。

說。道。我。自。從。在。行。內。掩。逃。一。票。銀。子。便。改。名。張。維。城。逃。到。杭。州。先。住。在。湖。濱。旅。社。我。本。想。遠。走。高。飛。逃。到。日。本。去。只。因。我。有。一。個。相。好。的。妓。女。名。叫。楚。娟。大。家。十。分。恩。愛。我。弄。到。这。步。田。地。也。是。爲。了。他。的。緣。故。我。走。的。時。候。他。自。願。跟。我。逃。到。日。本。約。我。在。杭。州。相。會。所。以。我。一。天。天。的。住。着。不。走。有。一。天。忽。然。在。路。上。撞。見。了。這。秦。建。平。他。本。來。是。一。個。錢。業。中。人。所。以。與。我。認。識。後。來。因。爲。他。結。交。匪。類。無。所。不。爲。店。中。把。他。生。意。辭。掉。他。不。知。怎。樣。的。混。到。杭。州。來。我的。事。他。已。經。在。報。紙。上。見。了。所。以。我。便。再。三。求。他。叫。他。嚴。守。秘。密。他。一。口。答。應。從。此。以。後。他。便。天。天。來。看。我。和。我。同。吃。同。玩。遠。向。我。借。了。幾。回。錢。我。多。少。總。應。酬。他。一。點。

後來我搬到之江旅社去住他忽然對我說外邊風聲很緊恐有不妙我十分着急他便教我一個假做投湖的法子叫我寫一張絕命書放在桌上自己却帶了銀錢和幾套衣裳暗暗的走開衣櫃裏邊有意放一張信稿在那裏使人家看了知道張維城就是我金利生而金利生已經投湖而死自然就沒人來追究這捲逃的事情了我聽了他的妙策便於廿三那一天如法泡製把二萬多塊錢的鈔票放在一手提的小皮籃內帶了就走那時秦建平和我說另外的房子已經替我租好在淨慈寺左右十分秘密另一个人埋伏四週沒有什麼人他預先命馬小三兄弟兩人埋伏

在塔內出其不意跳將出來把我拖進塔去綑綁起來又把絲巾塞了我的口鼻丟在第二層塔上他奪了那個手提小籃一哄而去以後的事我便不知道了至於我不肯認他們爲凶手確是怕他們把我的真姓名和捲逃之事宣佈出來如今一切都已敗露我自然也不必隱瞞了

金利生說完秦建平也說道金利生所說的話的確是我和馬小三弟兄做的我一見了利生就知道他行籃之中帶來的款子不少意欲設法奪他到手所以我想出這個法子叫他自己寫一張絕命書放在桌上這樣一來金利生即使被我害死也可以推說他是自己覓死的我一個人孤掌難鳴所以暗地裏請馬小四幫我一臂馬小四又把他哥哥小三邀來

小三在大中華汽機廠做工頭。小四却是個當地的土棍，向來沒有職業的。他們倆在雷峯塔中幫我擺佈了金利生。依小四的意思，本要想把利生殺死。我說：殺人流血太覺可怕，所以他丟在第二層上的我們奪得了那小皮籃，便由馬小三弟兄帶回家去。第二天傍晚，我到他家去分贓物，不料他們見財起意，假說皮籃藏在飛來峯下的石窟裏，把我騙進窟去。大家爭執起來，始而口角，繼而用武，我被他們打傷暈倒。以後的事也就不知道了。至於我替他們掩飾，不肯認爲凶手，是怕他們說出雷峯塔中的事情來。如今一切都已敗露，我又何必再隱瞞呢？兩人招認之後，馬小三弟兄也只得一一招認。至於贓款，也由他們供出藏在家中床底下。朱巡長便親

自帶了警察去搜查出來，比較原數不過少了五六十塊錢。案子既然明白了，劉署長便把全體案卷和人犯送到檢察廳去。四個人都按律重辦，贓款交原主領去。金利生和秦建平雖然身入囹圄，究竟罪不至死。仔細想來，還是李飛救了他們兩條性命。

這件案子是我親眼目睹的，從今以後，我便相信李飛真是偵探的學識了。案結之後，裕大銀行把三千塊錢的賞格銀子如數送來，但是李飛的偵探是個清客串，那裏肯取酬金。裕大的股東終覺得過意不去，到底打了一只金杯來送給李飛。李飛見他們情敵懲擊，只得收了。把那金杯配了一只玻璃木匣，供在房裏。諸位倘然有工夫，到舍下來玩，便可以看看。那只金杯方知我這段小說並不是捏造出來的。

快與慢

閩北徐公



瞻廬在金剛鑽報做一篇叫「快與慢」。因此我也想效顰了。

快與慢兩個字。其實就是物質文明正反面的抽象。所謂物質文明。大半都是從快字上着想的。輪船、火車、飛艇、電報、電話等。無一不在快字上努力。那未開化的民族。自然什麼都是迂延遲緩。不重時間的了。據電學家說。世上最快的東西。是電。一秒鐘。叫旋地球六回。據心理學家說。世上最快的東西。是人的思想。無論要他怎樣快都可以。頃刻之間。可以到古代。可以到後世。可以到地球以外的世界。再快也沒有了。

最慢的事。我在幼時聽得人家講過一樁趣事。其實是沒有的。不過笑話罷了。說山西某姓家的宅子。大得異乎尋常。有一天前門的門公生了一個兒子。後門的門公去吃

剃頭酒騎了一匹馬由備弄中趕去。不料趕到那邊。小弟弟已經有四歲了。這不是很慢麼。

實在世上快得詫異慢得稀奇的事實。(不是上面那種空議論和笑話)很多很多。不過人家不注意罷了。我且來舉兩個例。這兩個例一快一慢。但是都關於產生小兒的。某君與某女士因戀愛而結婚。不意結婚的日子還沒有到。二人之間造成的小兒。已在父親母親行正式結婚禮之前先出世了。先生兒子。然後結婚。豈不是再快也沒有的了麼。這種事實。可以說得多極了。

從前在科舉時代。童生報考的時候。總把年紀減輕些的。譬如十七歲就報了十四歲。也不獨三四十歲的老童生要瞞年紀。差不多成了一般的習慣了。但是當時雖沒有什麼出進。日後鬧出笑話來的甚多。倘使此人在三歲時死了父親。他倒瞞去了六年年紀。後來要替母親請誥封時。便大大不符。他即使不成母親寡居時的私生子。也是在母親腹中占據過三年多的長期遺腹子了。這種小兒。可以說是極慢的咧。

洋

燈

罩

廣·瞻·程·

特別道地的老牌燈罩配在燈上無論如何總不會爆。



拍的一聲洋燈罩爆碎了。阿呀怎麼了好在洋燈無志快快去配雙料的燈罩雙料燈罩便是老牌燈罩配在燈上再也不會爆。

拍的一聲洋燈罩又爆碎了。阿呀怎麼了好在洋燈無志快快去配雙料的燈罩雙料的燈罩便是。

編書的提筆便寫洋燈罩似歌非歌似謠似謠端的道些甚麼爆碎洋燈罩希甚麼罕有甚麼紀載的價值。況且五年之中只碎得六個燈罩這燈罩的壽命可不算為短促啊怎說王鐵夫心裏便懊惱起來難

洋燈罩

二

道。王鐵夫配了一個燈罩便想永久和洋燈做伴不成難道洋燈一百年不會破壞這個燈罩也是一百年不會破壞不成唉王鐵夫心裏怎麼不作此想並且他的思想還要超過一層他想這盞洋燈就使壞了這個燈罩最好依舊完全無缺情願燈罩的眼睛裏瞧見洋燈破壞不願洋燈的眼睛裏瞧見燈罩消亡哈哈愈說愈妙了怎麼洋燈和燈罩都生起眼睛來呢怎說沒有眼睛還有耳呢鼻呢舌呢心呢意呢原來徹底的人生觀往往從尋常物質上悟起篇中所說的洋燈便是王鐵夫所說的燈罩便是鐵夫的娘子。

丁丁冬冬的三絃瞎話連篇說甚麼這是雙妻之命呀這是三妻之命呀可巧不巧也有被他一屁彈着的若說王鐵夫妻時代也會給盲子先生推算過生辰八字不但沒有說他命宮裏剋妻並且彈着三絃嗚嗚的唱道命宮注定妻緣好到老齊眉八十春要是盲子的話果有靈驗鐵夫便不該起甚麼鏡破斂亡之感動甚麼珠沈玉碎之悲八秩同庚齊眉到老果然算得一樁佳話偏不不然娶來一位花嬌月嬪的娘子不滿三個月竟亡過了悲痛之餘罵一聲混賬的盲子八十春八十原來是一句瞎話也有所說的八十春敢怕是指的八十天夫妻呢鐵夫家道盲子先生把人家男子的生辰八字掄指一算彈着。

寬裕年力富強，斷絃以後，當然繼續又娶來一位柔情綽態的娘子，不滿九個月，又亡過了。鴛衾似鐵鱗淚，如潮鐵夫心裏當然拋不了。悼亡感逝的念頭便有親友們向他進忠告道：兩位去世的尊夫人生前，婷婷娘娘，果然不愧是個美人樣兒。可是紅顏命薄，自古云然。我勸閣下擇偶不必偏重在美色上面，或者顏色稍遜福份，反厚不易遭造物的妬忌。鐵夫點了點頭兒，以爲這般說法倒也很有理由，所以第三次續娶的娘子不過平頭整臉，略有五六分姿色罷了。結褵一年，風平浪靜，鐵夫暗暗自慰，料想再無變端，不提防結婚一年又半個月，第三位娘子又沾染時疫而亡。鐵夫好不氣憤，自怨自艾，難道五六分姿

色的娘子還沒福消受罷了？只揀貌美的娶來，難道老天還和我吃醋不成？於是第四位娘子娶來時，豬羅般的肥人，瘦多不到一年，害了痰塞的病，又死了。又娶第五位繼室，是個斜眼性情，又是乖張的蜜月裏，便和丈夫淘氣，俗語道得好：恩愛夫妻，不久長。不恩愛的，當然可以久長了。誰料只娶了四個月，害了肝氣冲心的病，不及醫治，又死了。第六位娘子恰是個花模樣兒的人物，這個花字不是花容絕世，却是滿面落花吹不去，生就一副點點斑斑的麻臉，和鐵夫做了夫妻，兩年來無病無痛，可算得長久的了。然而又隔了一個月，沾染了猩紅，又死了。鐵夫從二十歲上起，始娶妻，直到那時，年交二十

五歲五年之中除却鰥居的歲月其餘平均計算每

有甚麼話說。

位娘子結構的運命只有七個月又二十一。天鐵夫向來的別字喚做惕甫只爲屢屢斷絃才改了音同字異的鐵夫兩個字他說我做了丈夫命運和鐵一般硬不喚做鐵夫喚做甚麼我旣命硬似鐵我的娘子又個個命脆似玻璃鐵夫配了玻璃妻當然不能白頭到老他又說我宛似一盞頑鐵鑄就的洋燈我的娘子宛似一個玻璃燈罩五年之中貌美的死貌醜的也死體弱的死體強的也死又好比頑鐵洋燈上面的玻璃燈罩不論甚麼牌子前後總不免拍的一聲爆成碎片我的心已灰了我可不再想配甚麼燈罩了命裏注定做鰥夫除却一輩子孤眠獨宿還

鐵夫的宣言不過是一種氣話罷了試看世上新喪妻子的男子那一個不鐵錚錚的說道罷了罷了以後誓言不再作那園圓好夢了拚着孤眠獨宿做那一輩子的鰥夫了可是不到幾個月媒人上門來說合却又涎着臉兒問長問短小姐的面貌可佳小姐的品性可好……講到鐵夫雖沒有這般情急可是親友們百般慇懃也不免打動了心坎他想我攏總不過二十五歲青年的時期雖過了中年的時期還沒有水流年廢況且悼亡屢賦後嗣還虛我要是不續娶似過難道一輩子幹這獨身生活辜負那如花美眷似便斷絕了祖先的祭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我們讀

聖賢書的不見得件件般般都依了。聖賢教訓可是這兩句格言極該終身奉行才算得是個讀書種子。又想到五年中六斷鵝絃娶一個死一個做了六次鞠躬鞠躬三鞠躬的新郎又做了六次救濟稽首的杖。期夫忙忙碌碌一些兒沒有成績單便宜了木器鋪。銅錫鋪舊貨鋪的老板收買了許多廉價東西。原來鐵夫每娶一位娘子自有一份嫁裝娘子死了遺下的嫁裝要是都藏在屋子裏那有這許多屋子來藏放別的不論單論這嫁裝裏的重要份子當然要推到子孫桶每份嫁裝裏面至少須有四個子孫桶六份嫁裝至少須有二十四個子孫桶。鐵夫枉娶了六位娘子子息不會添得一個子孫桶却添了

二十四個要是。一個個都陳設起來新房裏面豈不成了一座大炮台整整齊齊排列着二十四個紅衣大炮還成個甚麼樣兒所以鐵夫打定主意娘子死除了除却金珠細軟外其餘的嫁裝什物一古腦兒都減價拍賣了喜得木器鋪銅錫鋪舊貨鋪的老板都合不攏嘴來有時鐵夫家裏正在大吹大擂迎娶新娘那大器鋪銅錫鋪舊貨鋪的老板早已是野心勃勃估量這份很體面的嫁裝一年半載以後論不定也要落到我們開的鋪子裏來。

鐵夫要續娶第七位娘子人家有女兒的都存了個戒心前車可鑒誰肯再去做洋燈罩他在二十五歲上央託媒人四處說合人家聽得王鐵夫三個字只

洋燈罩

六

把這頭顱向左右轉動。忽忽一年親事還沒有成就。鐵夫一時氣憤便想去做和尚。又是親友們從中勸解說你且耐心守候着美滿因緣。斷然不是一說。便合你從前的親事都是很容易結合的。只爲結合得易。所以訣別得也易。惟有這番求親連遭頓挫或者大器晚成最後的一位便是你的百年佳偶。鐵夫聽着勸告也只得耐心守候。二十六歲上又蹉跎了一年。直到來歲春間有人替他說合一家江姓的閨女。江姓父母聽了王鐵夫三個字兀自吞呑吐吐不敢答應。叵耐膝下女兒倒是十二分情願向着父母說道。人人怕做洋燈罩。惟有我江鐵英却不怕做洋燈罩。俗語道得好。釘頭碰着鐵頭。姓王的命硬。姓江的也是命硬。怕些甚麼。江姓父母見女兒這般說。便不好拒絕媒人。只說待我們考量一下子再定可否。

江鐵英道這幾句話却是有激之談。鐵英在十九歲上配上一頭親。迨吉有期。伊的未婚夫忽然死了。十二歲又配上一頭親。并且吉期也是很近。叵耐伊的未婚夫遭着父喪。便把吉期延緩下來。待到喪服已滿。正想重訂吉期。伊的未婚夫又忽然死了。二十五歲又配上一頭親。益發詫異。便在訂親的這個月。伊的未婚夫醉後失足落在河裏。又忽然死了。只要經這三番挫折。遠近紛紛傳說江家的女兒不但姓江。命運也似鋼一般堅。不但名喚鐵英。命運也似鐵一般硬。世間男子和伊對了親。便似在鬼門關上。

領了證照，不久總要一命嗚呼。因此大家口傳着兩句歌謠說甚麼：『若要命歸陰去配江鐵英』。閱者諸君世間歌謠的魔力很是可怕。只要這十個字傳播人口便嚇倒了多少撮合山從鐵英二十五歲到二十七歲江姓的大門裏再也沒有一個媒人來說合可憐的江鐵英。春花虛度秋月閑過大好朱顏漸漸的改却舊觀顧影徘徊怎麼不起着身世之感。所以這番聽得有人提起王姓的親事父母不大情願。伊的心裏却是十二分情願。伊的老子江杏村見女兒既已願意當然沒有話說。可是伊的母親心裏還有些忐忑忑說男女雖然一般命硬但男的命宮總比着女兒加倍的硬。鐵夫在五年裏尅死了六個。

妻房女兒在六年裏只尅死了三個未婚夫。若要女兒嫁給鐵夫須叫鐵夫替女兒保着五千兩的壽險。倘有三長兩短這筆賠款須歸江姓領受。言明在先。我才敢把女兒嫁他。杏村聽了妻言便向原媒提出一條件。鐵夫那邊果然一切照辦方才擇了吉期。王鐵夫和江鐵英便成了夫婦。

成親以後大家都向鐵夫說笑說這一回不是鐵夫娶玻璃妻竟是鐵漢討鐵老婆了。鐵夫也暗暗歡喜。兩鐵相逢才算得是長久夫婦。娶過一年娘子無恙兩年也無恙。三年也無恙。三年以後娘子依然無恙。可是鐵夫反是常常有病。大家暗暗打算這個燈罩的壽命。敢怕要勝過那盞洋燈呢。到了第四年上報

洋燈罩

八

紙上面忽然發現着一條賠款迅速的廣告道。

小女江鐵英會向長生人壽保險公司保壽險規

巨擘焉。江杏村白。

銀五千兩正。今因小女婉難身亡。承蒙該公司如數賠償毫無留難。除掣付收條外。合登廣告答謝。

阿呀第七個洋燈罩又爆碎了木器鋪銅錫鋪舊貨舖的老板又忙忙的趕到鐵夫家裏去看貨。

小小兩付面孔

鄭逸梅

車夫王福拖着車。心中却想今天主人賞我二塊錢。又可以喝酒逍遙了。想到這裏。面孔上就不覺的有了笑意。

主人陳蘭因坐在車裏。心中却也想今天吟湘閣要我替她買一付火油光的鑽環。但是手頭拮据的很。又不便回絕她。這便如何是好呢。想到這裏。面孔上就不覺的有了愁容。





珊瑚珠塵

王西神

雨青年甚少才甚博曾畢業於梵王渡大學能作譯
韓家言讀書甚富又足以副其所學顧獨一切舍棄
而惟竹嗜績等鄰架所藏蔚爲大國其識尤卓爾不
羣謂人情各有所寄聲色之好狗馬之玩金石之珍
其爲怡情悅性一也然聲色足以敗家狗馬淪於下
賤金石或且喪志惟此名畫法書爲神州美術所繫
少文臥遊東郭坐隱視人間世一切機械變詐渺不
相涉與世相忘於己有益不於此寄吾情焉更將何

求抑他人之藏矣也畫必四王揮吳書必大令父子
一卷之值足破中人之產十家然且載寶而朝累累
者皆贊鼎也吾惟懸一美字爲的不限名家不侈鉅
值不矜眞本苟爲眞美之價值者皆吾藥籠中妙品
也其見解超超如此故齋中所藏悉係精品大都名
不甚著而劍氣珠光識者共寶藏品中冊頁最多次
則手卷吳江徐電發楓江漁父圖長卷清初鴻博諸
人題者殆遍尤爲齋中上品雨青年人維翹先生年
已九十龍馬精神百歲可操左券雨青侍養庭闈謝
去塵俗梁孟偕隱雖處膏腴而蕭然寒素有古畸人
逸士風築園種菜署曰蔬香其志可見其夫人字雲
雨青嘗屬余撰楹帖余書得志當爲天下雨聞情偶

珊瑚珠廬

寄水邊雲十四字貽之

雨青近得元朱德潤山水小冊十二頁。設色之工。運筆之細。真可令人下拜。近日畫家宗尚粗豪。花大於皴。枝森如鐵。多買胭脂濃塗。俗抹輒復高自標舉。曰此西方印象派也。此吾國八大青藤法胤也。東瀛三島中人侈談美術。顧其正法眼藏。僅在於粗枝大葉。精深密麗之作。瞠然不知其妙處。所在葉公好龍。真龍絕影。懿公好鶴。凡鶴乘軒。傖夫俗子。敬覩其畫之可以遠走海外也。則小慚小好。大慚大好。異口同聲。奉爲老宿。古人有知。直將痛哭。昔吾宗右軍聚筆成冢。臨池皆墨。工力之深。於茲可見。彼八大青藤輩。豈生具異稟。亦由積蘊。旣富變化。自如返璞歸真。乃臻不審。何名。古夫于亭雜記。稱有摹畫者。閩人工爲之。

一。
雨青又藏無名氏花卉小冊。以素絹著色爲之。五雀六燕。天衣無縫。但論畫法。亦得雲溪外史筆意。此畫不知即此類否。

息廬趣拾

民哀

宋沈說爲樓以貯書而時禮佛於其上時人戲呼之爲五體投地之樓會

秦檜建小閣高宗親洒宸翰題額曰一德格天之閣余謂是眞天造地設之偶語可入巧對錄矣

瞿祐歸田詩話載鞋杯詞一闋陶南村輟耕錄載美人眉足指爪詞四首皆調寄沁園春皆足稱名構近有人以此調賦皮杯云。偎翠依紅把彼注



排字人

沈禹鑑

印刷工廠的鐘聲叮叮噹噹的響了一陣王勤從曉夢裏驚醒來

揀着倦眼想道工廠裏工作的時間忽的又到了他便狠無聊地起身披衣預備往工廠裏去他穿好了衣服便拿了面盆走到樓下去取了一盆自來水重行走上樓來盥洗了一回他所住的地方是二房東所住樓面後的一間亭子間每月租金五塊大洋像他這樣住的消耗在社會上比較起來祇可算得最低的生活了但王勤的生產能力非常薄弱他在工廠裏每月所得的薪水只有十五塊大洋這

惠廬趣拾

排字人

二

茲未免太狂。算溫柔如此郎。須細領酸甜滋味。儂請先償。正是情深。休推量窄。少咽些兒也不妨。銷魂處似春櫻咬破。綻出瓊漿。洋洋齒頰芬芳。比雞舌含來格外香。笑玉工多事。杯鑊冷暖。池荷何罪。笛製清涼。嬌靨微酣。

星眸倦啓。尙勸檀郎進一觴。渾閒事。把江南刺史。斷盡柔腸。刻劃入微。描寫盡致。

李雨生赴湖南辰沅權運局長任時。適遇春水暴漲。李舟逆流而上。忽見上流有土偶順流而下。止於李之舟。

房。租。倒。占。去。了。三。分。之。一。其。餘。還。有。衣。食。的。消。耗。所。以。他。的。雙。眉。常。常。緊。蹙。着。表。示。他。生。活。的。艱。難。他。有。時。也。想。到。改。造。自。己。的。生。活。可。是。終。於。不。能。辦。到。人。們。的。生。活。都。是。由。資。本。分。配。成。的。深。深。的。被。資。本。勢。力。壓。迫。着。憑。你。有。什。麼。本。領。也。是。難。於。掙。扎。的。啊。

工廠裏每天早上七點鐘便要開始工作的。一到規定的時間照例打起催工鐘來喚醒那些住在附近的工人們。他們一聽到鐘聲。大家。悶。悶。地。辭。別。了。他。們。的。曉。夢。去。服。從。那。鐘。聲。的。命。令。這。天。王。勤。盥。洗。完。畢。便。匆。匆。走。出。門。來。從。衣。袋。裏。摸。了。兩。個。銅。元。胡。亂。買。些。點。心。在。街。上。沿。路。吃。着。這。是。他。每。月。的老。例。不。是。偶。然。的。他。一。走。到。工。廠。門。首。只。見。許。多。夥。伴。絡。繹。不。絕。的。走。進。去。大。家。因。爲。相。熟。久。了。所。以。也。不。道。一。聲。敷。衍。的。話。兒。一。等。到。大。家。走。進。工。廠。便。脫。去。了。外。衣。隨。着。機。器。聲。手。忙。腳。亂。的。工。作。了。

前接李吏役在岸見之。羣呼爲神。因卽擡起集資建祠供奉。并乞李撰聯籠之。聯曰：乘槎從西域而來。神亦飄流。幾欲與波俱逝。寄跡在南湘以上。我同羈旅。何妨且住爲佳。詞雖滑稽。寓意甚大。屬對亦極工整。李故自不凡。

有人託江右景德磁工造呂岩醉像。爲龕供之。且乞我鄉蔣志范世丈撰籠側聯語。蔣援筆立就。曰：想小子窮盡窮光。說什麼發財。提起那萬兩黃金。逕欲煩君一點。看先生醉來醉去。

王勤雖然是一個印刷工人。可是他從小讀過好幾年書。文理倒還通順。兼之這幾年來他工作的範圍是限於一種文藝雜誌。一月出版兩期。他照着原稿一字一句的排下去。心中倒狠有些會意和攻讀。沒有分別。因此他又進步了不少。他對於工作上的趣味比一切都好。每逢編輯先生發稿之期。他一接到手。和得到珍寶一般。心中便迸出無數的快慰來。幾乎忘了他生活的苦痛。他在排稿的時候。都好每逢編輯先生發稿之期。他一接到手。和得到珍寶一般。心中便迸出無數的快慰來。幾乎忘了他生活的苦痛。他在排稿的時候。字斟句酌。細細的玩味着。有時編輯先生失檢的地方。他倒會指摘出來。所以他所排的稿子竟不大有錯誤。校對的人也狠感激他。他起初默忖道：那些做文章的先生們一定是有家計的。因爲文字上所得的酬金也極有限。而耗費心力却又比一切多。利害要是貧苦的人。那裏肯去幹這等事呢？他一想到這裏。覺得那些文人都似天人般的可羨。他便抱怨到自己不幸。生長貧賤。不能夠盡力去讀。

豫 為 零 墨

排 字 人

四

倒是個妙法。還有這半壺濁酒，何妨
賂他三拳。見者莫不謂句有奇趣。

豫 為 零 墨

集 庭

古人鏡聽以卜休咎，輒有奇驗。亦理之不可解者。憶先君於某年元旦戲爲之。甫踰闕，即聞鄰婦互相告語曰：「轎子過去矣。」（元旦官吏之團拜者）先君意頗不悅。謂轎子與喬梓同音。是年冬，先君果棄養未久。先長兄亦作古。噫，何其驗也。

書天天爲着十來塊大洋的工資，忙個不了。比較那些文人們及不上萬分之一。委實不幸極了。有時節他在工作清閒些，便借着雜誌的事情，走到編輯先生那裏去胡亂說些接洽的話兒。隨後便問起那些著作人的狀況。幾乎連臉兒生得怎樣都要衝口問出來。最好那位編輯先生替他徵集那些著作人的照片和他們各人的履歷。給他去細看。可是編輯先生沒有那麼獸。每遇他問時，只是有意的。回答。他幾句心中還厭他的話絮。那裏肯和他細細的扳談呢。無意的。他也明知編輯先生不願和他多談。只得訥訥地退了下去。因此，又不能不羨慕到那位編輯先生常常和那些著作人往來。他們的模樣和爲人，他一一都可以熟悉。不像自己那樣只見他們的著作沒有見面的緣份。總是怪着自己的環境不幸。沒有資格和他們去結交。他每想到憤恨的時候，不覺起了一種雄心。希望將來積蓄些。

先母望七之年。精神極佳。私心竊喜。
不意前年遷鄉之後。即鬱鬱不樂。謂

新居不適於我。夜輒夢魘。大哭而醒。
踰月即棄養。思之心痛。棄養後有傭
婦告我。謂先母曾語渠。近來夢中時
見一似曾相識之婦人。每夜必來。飄
須送出廳門。乃去。去後亦哭醒矣。怪
哉。後聞親戚家新產一女。產後其三

齡之兒。即大哭不肯進房。闊一步。不
數日女殤。此兒復歡愉如恆。跳躍房
幃。矣。事之奇詭。真有不可思議。如是
者。

資本開設一所書局。借此可以常常和那文人們往來到了那時。他
們一定會垂青於我了。

他每天從工廠裏回到寓所。默默地坐着。心中禁不住想到那些文
人們。究竟和尋常的人有什麼不同之處。他們的面貌一定都狠俊。
偉的下筆屬稿的。當兒大約比我排字還要快些。因為他們每月總
有幾萬字的著作。要是遲鈍的話。那就決不會趕得出的了。在王勤
所管排印的這本雜誌裏。共有十多個著作人。他在腦膜上逐一的
深深印了一個假定的小影。他以為那些著作人一定和他想像相
符的啊。

有一天。他爲了雜誌排版的事情。拿了版式和原稿。走到編輯先生
那裏來。接洽。他一走到編輯室裏。只見編輯先生的座右坐着一位
客人。他因爲編輯先生會客的當兒。不便走上前去打斷他們的談

聞人言。蘇之角直鎮有某君。夜行於西柵。倏有寒風一陣。自側弄出。若有圍塊旋繞身旁。燭之不得。亦不以為奇。翌晚。飲於酒肆。肆後臨河。卽爲便溺處。竟失足墮水。肆中人以客多。亦不及注意。忽其家人秉燭來覓。謂家中適梁上墮下一鼠。墮盆中。盆中水不及肩。而鼠數躍卽溺斃。因昨有旋風繞體之奇。家人方詫不祥。故來伴歸。至是肆人方覺座少。某客而適聞。彭然一聲。以爲物墮者。卽某客之溺也。亟撈覓於十室之外。得之。已腹

話。便站在戶外。靜候着。也。並不去留意那位客人的狀貌。他正在望那編輯室中。玻璃櫈內。堆着的許多稿本。默忖道。這些叢殘的紙頁。不知費了多少作者的心血。他呆呆地忖着。忽聽得那位客人說道。我屢次投稿。應得的潤金。大約總有三四十元的數目。現在可否算給我。王勤一聽到這句話。便立刻將視線移到那人身上。細細的觀察了一回。暗中想道。這人分明說着稿費的話。那一定是雜誌的著作人了。可是照他那樣神情和我平時想像的却大大的不同。或者他並不是個著作人。方纔的話。大約是我聽錯的。麼。他心中正在推度的當兒。又聽得那位客人繼續說道。我今天送來的稿子。約有三千多字。這筆稿費可否。一併算給我。編輯先生點着頭。道。那自然沒有。不照辦的。不過現在還沒到清算的時候。提前辦理。倒是一件狠費手續的事。過幾天再送來罷。那人頓了些。時慢慢的應了一

謄亨不可救矣。

東方神話之二 寄塵

我以前曾做過一篇東方神話。載在本雜誌上。現在做的是第二篇。

這篇神話乃是印度的神話。

從前有一個農人。名叫哈里。他雖然很辛苦的耕作。却是收穫並不豐富。有一天他又往田地裏做工。忽然看見有一條金色的小蛇。從一個小洞裏爬出來。他忽然大悟道。這便是

聲似乎狠爲難的意思。編輯先生見了這樣情形。當下便帶笑問道。老兄可有什麼急用麼？要是一定不能等候。那麼總可以通融的。那人聽了這句話。似乎安慰了許多。便接着道。不瞞老兄說。委實不出你所料。我們靠文字生涯過日的人。大概總可以明瞭的。這筆稿費。簡直刻不待緩。明天還有許多用款等著。敷衍呢。說罷臉上露着忸怩的樣子。和告貸的人相差沒有多少。編輯先生見他說得懇切。便打着叫人鐘。傳茶房進來。不多一回。便有一個茶房從外面急急的走進編輯先生當下。從一本簿冊上扯了一頁下來。交與茶房。道到帳房裏去支五十塊大洋來。茶房應了便走。編輯先生隨又和那人閒談着。王勤見了這種情形。心中頓起了特殊的感想。他以前常以爲著作人都是富厚的。不料今天見了這位客人。偏偏和他的理想完全相反。因此他又推想到其餘的許多著作人。一定也相去不遠。

守田之神了。我當時沒有祭祀他。怪不得我的收穫不豐。從今以後。我便好好的祭他罷。

第二天農人往田裏去。帶了一鉢子的牛奶去祀那神蛇。將牛奶放在洞口。大聲祝禱了一回。管他走開。第三天再去看時。只見牛奶已被蛇吃完。却是鉢裏放着一大塊金子。

第四天農人又供給一鉢子牛奶。第五天又得着一大塊金子。如此一天一天過下去。每天總可以得一大塊金子。這個農人已慢慢的變做富人。

的。了。等到那位客人。取到稿費辭別了。編輯先生走出後。他方才去和編輯先生接洽他的事情。說完了話。順便指着客人坐過的椅上。問道先生這位客人。是不是我們雜誌中的撰述人麼。編輯先生回答。不差的。他便是宋天寥先生。今天特地來領稿費呢。王勤見他很高興。說話不像以前的淡漠。便又說道。原來就是宋天寥先生麼。他的文字好極了。但是……頓了一下。又說道。他何以等着要稿費呢。他的境況。莫非不大好麼。編輯先生道。那自然咧。靠着文字度日的。都沒有家計的。不但是宋先生一個呢。王勤這天回到工廠裏。一頭作工。一頭不住的想道。咳。奇了。宋天寥不是在現在著作界裏最享盛名的人麼。不料他的境況却狠清寒。我直到今天纔知道著作人並不是富者。怪不得他們著作裏往往說着嗟貧怨困的話。我以前當作和我們窮人發洩不平之氣。那裏知道完全是替自己寫照那。

了。有一天農人因為有旁的事情沒有工夫送牛奶去給神蛇吃。他便叫他的兒子代送去。

農人的兒子暗想道。這神蛇的金子從甚麼地方來的呢。莫不是這洞裏有金子麼。這樣說。我何不把神蛇打死了罷。如此洞裏的金子。一塊一塊立刻為我所有。不須每天拾一塊。而且也不須供給牛奶。這樣豈不很好。奶的時候。拿一枝棒。對準了蛇頭打去。他這樣的一下。不但沒有打中神

麼。文人的生活和我排字的沒有什麼高下的了。他們的優點也不過一個虛幻的才名罷咧。

從此王勤對於那些著作家的羨慕心頓覺減少了許多。以爲他們不過是依照文法的排字人和我一樣。操着排字的生涯。同一處於可憐的境地。他因此便從羨慕而漸漸變作憐憫了。他非但憐憫。并且又進一層。想道。那些著作家天天絞着腦汁。勞苦到極地。可是知道憐憫他們的。除我之外。不知還有幾個人呢。他不論工作的時候。和休息的時候。每每抱着這種感想。似乎引爲一件最關心的事。可憐的著作家啊。你們可知道這個排字人的憐憫麼。一天晚上王勤從朋友家吃喜酒回來。經過一所屋子。只見裏面的燈光很強烈的。從玻璃上透出來。他因爲在朋友家裏多吃了幾杯酒。這時有了些醉意。便將身子湊近窗去瞧了一下。見那室中有人在案上低着頭。

蛇而且被神蛇咬了一大口。哭着跑回家去。

他的老子問他何事。他老實說出來。他老子知道得罪了神蛇，連忙跑到田地裏去禱祝，但是懊悔已遲了。神蛇從此不再出現了。

他的兒子被神蛇咬了一口。當時大腫起來。不多幾時便死了。農人依舊是窮。田地裏的收穫依舊是不豐富。

笑話
(失名)

正在那裏奮筆疾書。他暗暗好笑道：駢漢深更半夜還忙什麼事呢。走不多步忽見路燈照着那屋的大門上。從燈光裏映出一張黑漆鉛皮的小牌子上面署着四個白字道：宋天寥。厲他見了。看得宋天寥這個名字非常熟悉。想了一回忽然記着便是雜誌裏的撰述人。便自言自語道：吃了些酒。什麼糊塗到這樣。連宋天寥三字都會忘記了。委實可笑得狠。他一路走着。不免又想到宋天寥埋頭撰稿這一回事。他從未知道文人們在那深夜裏走筆的。現在見了宋天寥的情形。愈覺得文人生活的艱苦。連晚上都不能飽睡。適當兒他的思緒又續續的密湊起來。微嘆了一聲道：人們一切享用都要用金錢作代價的。衣咧。食咧。住咧。都是視貧富的階級而分高下的。只有睡眠。這一事。一到晚上便是高臥的時間。不論貧富其間並沒什麼兩樣的。也不用化什麼一絲半毫。那知文士們的生活。睡眠也不能。

甲乙二人年相似。甲之右手多生一指。一日相遇於途。乙問甲曰。汝之右

手將何指爲中指。甲乃啞然不作聲。其旁有一童笑謂甲曰。汝以左手並於右手。則自然有中指。甲乃大悅。

某校新雇一校役。司打鐘之職。性愚魯。若有神經病者。一日晨起。徧走學生臥室。見均熟睡。渠遂不打起身鐘。既過時。學監責之曰。爾廢汝職乎。曰。否。我恐驚醒人之奸夢也。學監大笑。

後來王勤排印的雜誌裏。宋天蓼的著作忽然絕迹了。多時他心中十分疑訝。狠擔憂宋天蓼或者是患病過了幾個月。天蓼的著作重行出現了。王勤排版的當兒取來細看。見那標題是「嘔血記」。三個字。文中所記的都是他自己的報告。他說。「某日晚上正在撰稿之際。心頭忽然作惡。當下嘔下半痰盂鮮血。便支撑不住。一病直到現在。還沒有健全。」王勤看完之後。兩手不住地震顫。連連的嘆息。道。文人們排出來的字。簡直都是血點。我們排出來的字到底不過費些勞力罷了。

介紹

胡哀梅先生所編之星光週刊。近與繁華三日報合併。改爲五日刊。更名『星華』。內容頗佳。特爲介紹。

(羣)

笑話 排字人

一一

黃華夫人傳

蝶·瘦·許·

胡運告終。共和肇造。人但知偉人之力居多。而不知有黃華夫人者。翊贊之。督促之。於是此驚人之事業。始獲克底於成也。夫人蓋守貞不字之奇女子。爲聊齋誌異。中黃英之從妹。幼從父壽客。隱於鄆泉。几山之間。採杞苗。服食得延年術。秉靈和氣。以故正色淡香。標格獨絕。如霜花月蕊。人爭艷之。嘗遊柴桑陶處士置酒招之。徜徉三徑。間見夫寒螿泣露。瘦蝶翻風。陶公悠然自得。放懷高吟。夫人偶繙其詩集。見義熙以後。祇以甲子紀年。詢知爲寓不忘。故國之深意。夫人莞爾曰。觥觥好男兒。果不忘。故國。則當挺起脊背。立定脚跟。舉義旗。集同志。謀驅胡騎。而復舊邦。烈烈轟轟爲旋乾轉坤之事。庶足以展此抱負。若乃溺情於酒。寄興於詩。僅僅以甲子編年爲晉代遺民之表示。無乃僨乎。遂絕裾去。日以種族。革命主義。鼓吹於社會。蓋夫人夙以發揚黃種爲職志。久蘊方寸。間待時而發收效。甚宏不數載。而神州光復。薄海歡騰。五色旗下。爭權奪利者。僉自命爲望重功高。覬祿位而夫人則翩然歸黃花岡。守其晚節。以終國人思其功而欽其品。因尊之曰。夫人並謚之曰女傑。

梅蘭芳西施劇詞

口捧心

坐深閨不覺得光陰似箭無限的心頭事盡上眉尖奴這裏心中痛玉容清減夜不眠朝慵起

又向誰言

口浣紗

西施女生長在苧蘿村裏難得有閑懷事常鎖雙眉只爲着守清寒柴門近水每日裏浣紗去又傍清溪怕只怕損玉顏青春易去對清波時照影自整羅衣

口遇蠡

多蒙尊官來相訪細聽民女說端詳苧蘿村中來生長西施小字是夷光

口入吳

辭別了會稽城淚容滿面有多少傷懷事難對人言我心中怎免得柔腸寸斷要收拾越國的人言我心中怎免得柔腸寸斷要收拾越國的

破碎山川孤身女到他處何時能轉此一去成敗局全靠蒼天

口受封

一朝承恩寵誰識浣紗人

早被嬪娟誤欲妝臨鏡慵年年越溪女相憶採夫容

■羽舞

心傷火光中但只見雄師百萬吳國土盡變了
越國江山那吳王領三軍伐齊未返因此上越
國兵無有遮攔我待去上城門開言叫喚叫越
兵切莫把百姓傷殘

■響屢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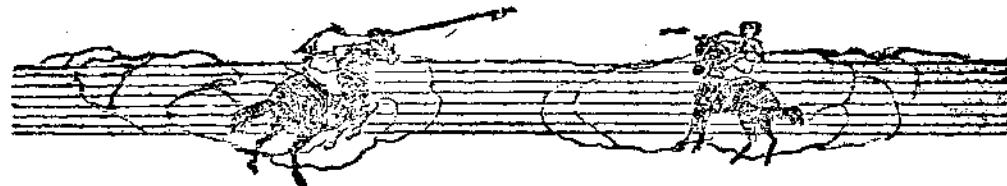
水殿風來秋氣緊月照宮門第幾層十二闌干
都憑盡獨步虛廊夜沉沉紅顏空有亡國恨何
年得見眼中人

■遊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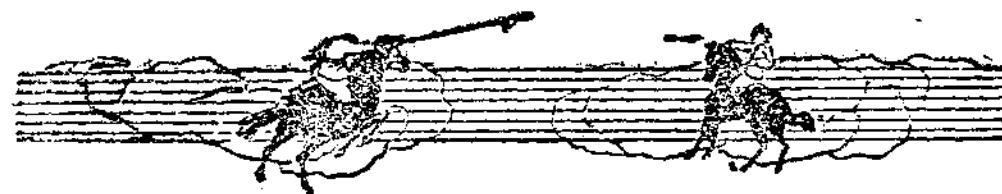
提起了吳宮心惆悵尤如一夢熟黃粱朝朝暮
暮姑蘇臺上館娃宮又建響屢廊三千宮女人
人惆悵一身寵愛迷惑吳王強歡假媚多勉強
柔腸百轉度流光功成喜見賢君相這才是天
從人願配才郎

忽聽得城門外人聲擾擾衆百姓都號哭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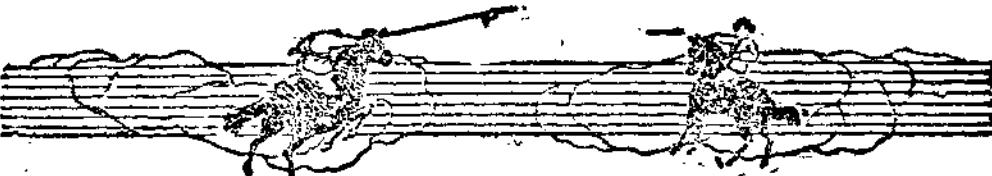
■登城



字。僅有六分根基。或七八分根基。接連算了十來個。連一個有九分根基的都沒有。最後一個光眼瞎子說道。我就在前日揣骨相了一對童男女。我當時覺得很奇怪。這裏某條街上。有個做拷綢生意的方濟盛。前幾日從揭陽回來。帶回一對童男女。說是在揭陽客棧裏遇了火燭。把帶領兩個小孩的大人燒死了。方濟盛聽得小孩喊救的聲音。拚命上前救了出來。在揭陽沒人認領。祇好帶回家來。小孩有了八九歲。面貌都生得十分清秀。衣服也像富貴人家的。祇是都和失了魂的一般。問他們的話。不大曉得答應。終日痴不痴。獸不獸的說話。結裏結巴。方濟盛也沒問出他們的姓名籍貫。來方濟盛的兒媳婦是我鄰居的女兒。曾請我揣骨一次。我斷定他的話都靈驗了。很相信我的相法。前日特找。了我去。要我給兩個孩子揣。揣說這兩個孩子可憐。也不知是因。



失火。嚇成了這個樣子呢。還是因不見了父母急成這個樣子。相金是沒有的。倒要相得仔細些才好看。將來有骨肉團圓的日子沒有我那時。左右閑着無事。又因是熟人就給兩個孩子揣相了一番。真是奇怪。那一對童男女的骨相若不是神仙轉劫。就必是精靈化身尋常小兒女。決沒有這般骨相。我當時就說可惜。這兩個孩子沒父母在跟前。不然這樣的骨相。我取二十兩銀子一個任憑誰說。也不算多方濟盛的。兒媳婦笑道。你們走江湖的照例歡喜瞎恭維人。好問人要錢。你這瞎老子今日算是白恭維了。若真有這們好的骨相。何至落到於今這步田地。我比時也懶得和他們女人家爭論。就出來了。我此刻想起來。還是可以寫包承字包管。這一個男孩子將來必成大器。這一個女孩子將來必做一品夫人。不過八個甚麼字就不得而知。萬清和聽了。心中很



是高興。口裏却說沒有八字。不見得靠的住。於是每人送了一兩銀子。打發一般算命的去後。又虔心占了一課。課文極佳。但是爻中仍透幾分兇相。遂不敢孟浪從事。在方家左右鄰居。打聽了幾日。把朱復胡舜華二人到方家後的情形。打聽得明明白白。原打算使邪術。將二人攝取出來。因見兩次課中都透着幾分兇相。恐怕做不穩當。才想出前回書中假裝父母的方法來。逆料方濟盛。既不知道兩孩的來歷。而兩孩又失了魂。要騙出來很容易。不過這事不能不有女人同做。因急急的回到山寨。教王氏一同來香山。實行騙術。果然馬到成功。竟將朱復胡舜華騙到了山寨中。萬清和看了。朱復胡舜華。心中好生快活。以爲有了這樣一對好根基的童男女。陰陽童子劍。就不愁煉不成功了。帶入山寨後。仔細觀察。一人痴獃的情形。不像是嚇掉了魂的。也不像是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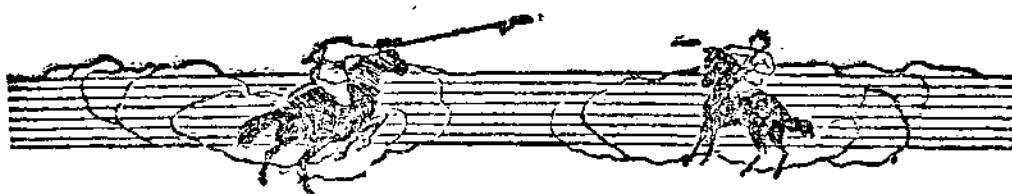
成的。更不是生成的研究了好幾日才研究出是受了迷藥。既知道是受了迷藥就容易解救了。不費多少氣力便將二人所受迷藥的毒性完全解除了。二人的性靈既復都向萬清和哭着要父母。萬清和那裏肯作理會忙着安壇設祭沐浴薰香把朱復胡舜華也洗刷乾淨選擇了庚申日開壇祭煉刺血書符可憐兩個渾渾噩噩的小孩那裏知道殺身之禍就在眉睫因王氏還歡喜二人生得伶俐拿些零星食物給二人吃一人就在王氏跟前親熱王氏的年紀已四十開外了膝下一人無兒二無女大凡年紀到了三十以上的婦人沒有不想望兒女的朱胡二人既生得極可人意滿山都是窮兎極惡的強盜小孩見了就害怕王氏是個女人又是從香山把二人帶回的二人自然最喜親熱王氏王氏的心思不由得漸漸的更變了想撫育作自己的兒女捨不得。



給丈夫殺血煉劍了。却又有些慮及朱胡二人已有了這們大的歲數。知道不是他們的親生母或者養到成人他自落葉歸根悄悄逃去尋覓他們自己的親生父母那就自己白費了一番心血而丈夫最要緊的陰陽童子劍又不會煉成那時就後悔也來不及了婦人心理總比男子陰柔沒有決斷王氏雖想到了這層祇是仍有些不捨想故意探聽二人的口氣試試便將二人領到跟前先問朱復道你的親生父母早已死過了你知道麼朱復流着眼淚半晌搖頭道不知道王氏道你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麼朱復也搖頭說不知道王氏道你讀過書麼認識字麼知道強盜是甚麼東西麼朱復點頭道已讀過了三年書字都認識知道強盜是搶刦人家東西的王氏笑道專搶刦人家東西不殺人放火還算不了強盜強盜是殺人的這山上的人都都是殺人的強



盜。你怕麼。朱復搖頭道。不怕。王氏道。你不怕。強盜殺你嗎。朱復道。媽不是強盜。我在媽跟前不怕。王氏聽了這話。喜得心花都開了。連忙將朱復抱在懷中。親嘴道。你做我的兒子好麼。你將來孝順我。麼。朱復也將臉偎着王氏道。好將來孝媽。王氏歡喜得甚麼似的。連親了幾個嘴。才放下朱復。拉了胡舜華的手。也試探了一遍。這也是朱胡二人合該不受那刺血的魔難。有鬼使神差似的。二人都答應得。正如王氏的心願。王氏遂決心救出二人。作爲自己的兒女。當下教了二人許多對付。萬清和的言語。做作等到萬清和夜間進房。朱胡二人都過來。叫爹。萬清和。瞋着兩眼。望了二人一望。鼻孔裏哼一聲。道。誰是你們的爹。你們的爹。在陰間不久就打發你們去見面。二人嚇得退了兩步。低着頭不敢做聲。王氏忙迎着萬清和陪笑說道。我看這兩個小東西很解人意。你



我兩人的年紀合起來差不多百歲了。膝下一個兒子一個女兒也沒有。將來都免不了要做餓鬼。我的意思打算就認這兩個東西做兒女。好生撫育成人豈不也可以慰我二人的晚景嗎。萬清和板着臉祇當沒聽見。王氏向朱胡二人使了個眼色。二人慌忙爬在地下。朝着萬清和叩頭。口裏又叫着爹。萬清和現出極冷酷的面孔。不瞧不睬。王氏又說道。你瞧這兩個孩子也怪可憐的。旋說。旋對朱胡一人道。你爹不答應。你們就跪着不要起來。二人真跪着一遞一聲的叫爹。萬清和沒好氣的向王氏說道。兒女可以保得你我的性命。麼官軍來圍山寨。你能教這可愛的小東西下山抵敵麼。你怕將來死了做餓鬼。我怕現在就要做砍頭鬼。王氏也生氣道。虧你還是個讀書人。在茅山學過道時常自誇道術高強。原來連做强盜的本領都不夠。好你祇願做終身的。

強盜不怕絕子滅孫。你一個人去做很好。我父親當初把我嫁給你是想我到你家做一品夫人的。不是想我做壓寨夫人的。於今你走你的陽關路。我過我的獨木橋。這兩個小東西是我從香山帶來的。我要他接萬家的後代將來。我死到九泉之下。也可以見得死去的翁姑一面。說一面號啕大哭起來。朱胡二人也跪在地下痛哭。不知哭得萬清和怎生發落。且待第二十四回再寫。

冰廬主人評曰：萬清和因欲鞏固強盜事業。而祭煉陰陽童子劍。因祭煉陰陽童子劍。而殺死無數童男女。嗚呼！赤子何辜？乃遭浩劫。萬清和罪惡之大可謂極矣。

免費示教催眠術

催眠術全以精神作用故又名精神學其原本蓋出於生理學心理學哲學三者混合而成此神聖奇妙之學理其操術純正早為各界有識者所公認無庸贅述特舉催眠術之妙用如下▲強建身心○和合家庭○教育德性○治療病癥○透視物體○偵探祕密○審判鑑定可思議○窺破人心○致練軍人○變換人格○能卜未來之運命○能知過去未來遠方之事實○能探物價之升降○解決宇宙間一切不可應用也本所自泰渴海道尹成立以來現五週紀念特招免費函授紀念學員每省百名為額各費均免收（函授一科原額學費等須大洋十八元）現在為紀念起見祇取報名費洋八角（郵票代八十八分）即助登報郵資之用諸君有志同學者將姓名年歲通信處詳細書明連同報名費由郵局號寄來本所收到即發給講義（共九冊）定額無多報名從速而已免向隅也。上海北浙江路晉壽里二九八號中華精神學養成所啟。▲再者凡諸君熱心斯學介紹三人同時報名者一連自己報名費免收外另獎給銀徽章一個又獲眼鏡一個。

△△奉送催眠術實驗雜誌

不可不看之催眠術實驗雜誌○社會交際界不可不看○欲學催眠術者不可不看○欲知神聖奇妙之學理者不可不看○欲治癆石無効之病癥者不可不看○欲詳解心理哲學者不可不看○欲調和家庭改造童性者不可不看○欲閱此書者每冊須附郵票五分○寄至○上海北浙江路晉壽里二九八號○

中華精神學養成所

地蘭白牌元三

理經行洋利吉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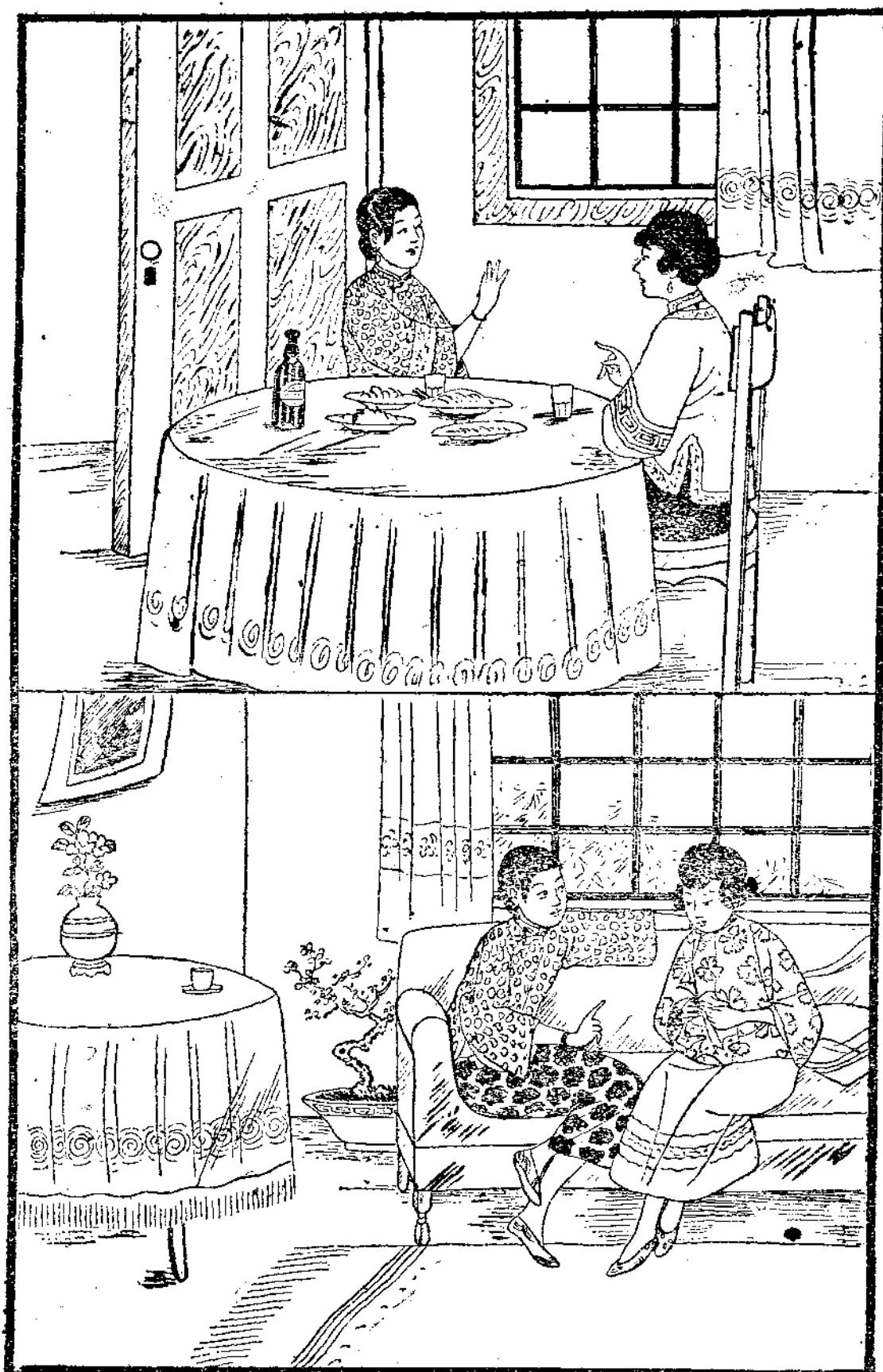
各洋酒食店均有出售

最衛生

最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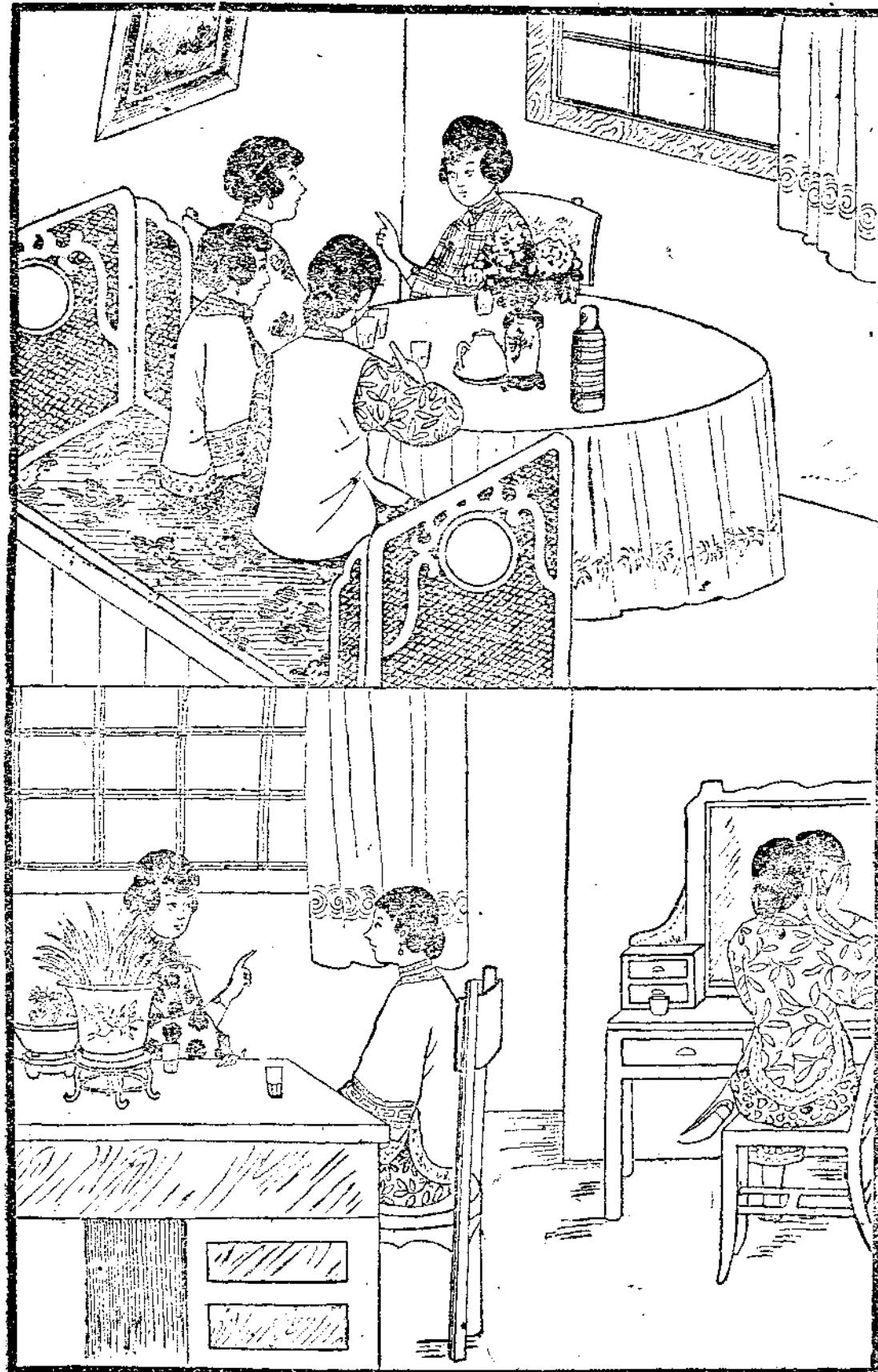


第六十六回 潛世浮沉鑑揚異途



第六十六回

天涯淪落淚洒同情



新 歇 浦 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六十六回 濁世浮沉鑣揚異途 天涯淪落淚洒同情

前書說李少奶奶。因爲受不住才寶貴寶兩人的面孔。決意出來。自尋房子居住。偶然看見一張餘屋招租的貼頭。教汽車夫敲門入內。恰值裏面也出來一人。看見李少奶。不由呆呆一怔。李少奶見了他。也十二分詫異的道。三小姐。你緣何住在這裏。原來此人就是從前和他們一起玩的梁三小姐便是。李少奶奶還不知他近來落魄的情形。只知他叔父是很有財產的。爲什麼自己的房子不住。倒從這一上一下的宅子裏出來。所以有此相問。三小姐說。我是暫時借一間房間住住的。你不是也來借房子嗎。李少奶漲紅了臉說。我不過偶然看見這裏門前有

招租貼着。故而進來閑看看。不意遇着了你。倒也是很巧的巧事。你可是在這裏做二房東麼。三小姐搖頭說不是。我也是房客。二房東還有別的人呢。李少奶奶聞言吃了一驚。說這裏統共不過一上一下的房子。已住了兩份人家。難道還有餘屋可以出租麼。三小姐笑說爲何不可以。我住一個亭子樓。二房東自己住在客堂。背後扶梯底下。不是還有個整整齊齊的樓面可以出租嗎。這樣進來還是場面十足的。不然把客堂拆了。再借一家房客。彼此從後門出入。也未嘗不可以呢。李少奶奶聽了。吐吐舌頭說。大約這二房東家裏。人口是很少的。三小姐笑說少嗎。夫妻兩個。上有老母。下有一個女兒和三個兒子。還有一個娘姨呢。李少奶奶大驚道。這樣他們扶梯底下這點地方。那裏住得下呢。三小姐說自然有個住法的。李少奶奶正欲問其住法。忽見屏後閃出一人。三小姐說這是二房東奶奶來了。李少奶奶祇好住口不問。再看這二房東奶奶。年紀約摸三十歲左右。梳一個光滑滑的

鮑魚頭衣裳很短袖口極大。抬起手來直看到夾肘底下。褲脚管也高高昂起着。穿的渾身是黑。腳上也是黑絲襪。墨綠色哩。尖口平底鞋子。完全是個極時派的奶奶們打扮。那一個看得出他在扶梯底下起居着一家八口呢。當下三小姐將李少奶奶要來看他家房子等情。對那二房東奶奶說了。其人倒十分和氣。懸懸懃懃的陪李少奶奶上樓觀看。這一間房倒裱糊得十分精緻。二房東告訴李少奶奶。這一間房從前是一個什麼洋行買辦。借着安置他姨太太的。姨太太也是堂子出身。所以非常講究。裱糊未久。買辦先生的大太太死了。姨太太便進宅去承襲大寶。這一間房空着。至今未有人用過。所以還是很乾淨的。看你少奶奶也是愛乾淨的人。若住這裏。真是再合宜也沒有的事咧。三聲馬屁一拍。李少奶奶樂了。連房錢十八塊電燈外加都答應依他。後來方知這一個石庫門。統共也不過十八塊。租錢一月呢。丟了定洋三小姐很歡迎他同住。當時並邀他到自己房間中坐。

坐問他爲何搬家。少爺怎不同來看房子。李少奶奶不便明言。推頭少爺出門做生意去了。自己獨借一宅。開消太大。所以覓屋另住。三小姐因自己也有虛心。所以不敢過於盤駁李少奶奶。幸虧李少奶奶也不會盤駁。他坐了一會。李少奶奶告辭出來。仍由汽車夫雇車陪他回張公館。這夜李少奶奶對大小姐談起自己要覓屋另住之事。大小姐也沒留他。三天之後。李少奶奶已進了新屋。這回他彷彿重做了一個。人家。一切家私物件。沒一樁不要從新買起。幸虧有三小姐幫忙。而且住的地方不多。家伙不必添到多少。祇房間裏箱櫥桌櫈。將就買一張鐵床。和一張用人睡的棕櫚架子。擋在扶梯頭上板壁外面。因爲他家用的老娘姨現在也過來了。不能不安頓他一個鋪場呢。一切開消下來。規模雖然不大。倒也花費到近五百塊洋錢。好在李少奶奶手中有幾千現貨藏着。出之還不覺費力。此一番搬場。他得力於三小姐之處不少。所以當他比親姊妹更好。進宅這天。因爲親戚姊妹淘中並。

沒什麼人知道他搬場。除却張大小姐送了他一百饅頭一百餅以外。並無別的人送禮。三小姐李少奶奶知道他景況不好。教他免了。沒人送禮。他也有一個叨光之處。因爲搬場停當。酒倒可以免得請呢。不過三小姐這般樣幫了他的忙。李少奶奶不得不請。請他略賚酬報。家理辦菜費事。只好就大菜館裏請他吃一頓了。席間李少奶奶嘆息對三小姐說。軋朋友究竟是患難的好富貴之交。都是假的。你我從前和他們這班闊人兒一起吃大菜看夜戲的時候。不是少一個就覺得心裏不歡嗎。現在他們這班人吃大菜的仍舊吃大菜看夜戲的仍舊看夜戲。我們幾個也並沒有死。爲什麼他們不曾因我們之不在座而覺得不歡也不教人來請。我們一請於此可見從前他們當面所講的都是幾句熱絡話言。不由衷不是真情實意。所熱者也無非是一點勢利作用。一旦勢利失據。熱氣也頓時化作冷氣。惟有在冷的時候彼此仍情投意合者方是真交情呢。三小姐聽了點頭說。你的

話固然不錯。不過這是從熱處朝冷裏講。也有從冷裏到熱的一班人在彼此不得意的時候割頭換頸誓共生死。及至一旦得志就把昔年患難之交視若無物。這班人世上也多得很。不過你我二人中萬不致於有這樣的心思罷了。李少奶奶聽說默然半晌又道我最氣不過的張家兩個用人。不該拿人這般瞧不起。他家主子待人倒還可以。要他們這班用人時常冷言冷語。還成什麼體統。他們不曉得待慢了主人的賓客。就是待慢主人可怪大小姐還縱容他們如此。並不說他們罵他們一點。幸虧我還是明白的。不然豈不要怨及於主人嗎。三小姐也想起了從前才寶貴寶兩個待人可惡之處。彼此閑講了一陣。吃完大菜結伴回家。現在李少奶奶坐汽車的雄心已死。所以場搬好汽車夫的生意也回報脫了。汽車託車行中代尋買主。自己進出和三小姐兩個合坐一部黃包車。倒也有依有靠。從此以後每出游玩必和三小姐合伙。三小姐也很歡迎他在一起。因爲李少奶奶的。

大金鑄鑽戒子和大金鑄鑽耳環自己托庇於他晶光寶氣之下於本身一切進行上也大有益處呢連那二房東奶奶也很願意和李少奶奶同淘姊妹妹妹叫得爛熟雖說三家合住倒彷彿同一家人差不多呢不過李少奶奶還有些不明白於三小姐和二房東奶奶之處因爲傍晚時候常有人喚他們出去或者不多一會工夫就回來了或竟通宵不回問他們大概說在親戚家裏打牌或者買東西李少奶奶頗訝他們親戚之多就中尤以二房東奶奶爲最忙三小姐不過一禮拜中偶而出去一兩天罷了他問三小姐二房東奶奶常宿在那裏的三小姐也說不知李少奶奶見二房東男人並不查問料必是個光明正大的去處男人尙且許他如此自己局外人也不必過問咧光陰易逝匆匆幾個月過去了李少奶奶究竟不是木頭人漸漸的有些兒看出他二人的形跡自想這也是他們境遇處此無可奈何的因此非但不看輕他們反覺這一條也是女人們自立謀生的正道有男

人當然由男人供養沒有男人可就免不得要教別人供養了只消有錢可拿管他張三李四自己從丈夫失蹤以來開消沒一樁不要他貼肉裏錢心中暗痛已久只苦沒個人兒肯來坦承他用錢之乏他們既有此終南捷徑爲什麼守祕密不肯告訴我這也希奇之至了他自覺熬不住盤問三小姐你前幾天還說沒有錢用爲什麼昨兒出去了一夜今天剪了衣料付了房錢還了我五塊借款袋理還有這許多鈔票究竟是那裏來的錢呢三小姐不防他這樣盤問的頓時粉面漲紅半晌方急出一句這是賭裏頭贏來的錢李少奶奶搖頭說我不相信你這句話第一你昨天出去時候我曉得你身邊沒有賭本那能夠贏這許多二來你每逢沒錢用時出去了一夜回來身邊多少有些帶回家的未必你賭錢可以操必勝之權只進不出爲此我不能相信你的說話料你一定有別樣一個拿錢的地方二房東奶奶也是如此不過他比你吃力不賺錢差不多夜夜宿在外面手

頭還是很緊。從前你說他們扶梯底下一個小房間。共睡主僕八個人。我覺怎樣睡得下。現在方知一個本來是虛掛名兒的。兩張床上老子陪兩個大兒子睡。老祖母陪大孫女和小孫子睡。娘姨睡地板上。那自然綽有餘裕了。不過你們究竟到那一個去處弄的錢。請你告訴了我。我們要好姊妹。這點兒小事你再要瞞我。還像是自家姊妹嗎。三小姐被逼萬分窘急。不知告訴他還是不告訴他的好。面上紅了泛白。白了又復泛紅。喉際終覺格格的難爲情講出來。李少奶奶又叫他好妹妹。你我一體。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老實告訴你。從你姊夫出門以來。已經好幾個月。不曾寄錢回來。給我用了。我常常愁手。中的幾個錢用完了。作何區處。實不相欺。如其有什麼地方可以賺幾文外快。湊補湊補。開消做姊姊的也未嘗不願意。跟你們走走。所以你儘顧告訴我。我決不怪你。就是三小姐聽他說話誠懇。而且數日之前。確曾聽得他愁過窮的。料不是冒他。

的言語。因就將自己出學堂上某某人始亂終棄的當。以致墮落到這般地步。現在幸虧得識一個姓王的。家裏倒頗有財產。不過大婦嚴緊。不許他在外過宿。和自己雖有所小房子借在某處。但是每禮拜祇去一次。而且等不到天亮就要趕回家裏陪大婦的。他每月貼我二百塊錢。不過當初有個介紹人。和他講明四六開拆的。所以要讓他劈去八十元份頭。不然一個月二百塊錢。我一個人用用也足夠了。現在祇賸一百二十元。我不做衣裳猶可。一做衣裳。可就要左支右绌。難以夠數。所以免不得另外出去弄幾個外快。那就張三李四。沒有一定。而且爲數也微細得很。二房東奶奶。所以吃力不賺錢者。也爲着沒長包戶頭的緣故呢。李少奶奶聽得興起。笑問三小姐。你也可以幫我尋一個長包的戶頭嗎。不過我不比得你。介紹若要拆我的四六份。我可是不願意的。三小姐只當他講的俏皮話。彼此一笑而罷。次日李少奶奶又問三小姐。你可會替我想出介紹個什麼人給我沒

有三小姐笑說又來了。你乃是金枝玉葉那比得我們這班人老實說用銅錢買得到女人身體的其人相貌也大概是高而不妙者居多我們是要用他們的錢買沒法不管他們胖的瘦的老的髒的要如何祇得如何恐怕你看見這班人早連隔夜飯都要嘔出來了還能夠近他們的身嗎李少奶奶正色道這就是你的話說差了既然彼此存了個金錢主意那能再考究身份若然你可以近自然別人也可近的常言說做此官行此禮你講我辦不到我偏要試其一試看我還有這點兒資格沒有三小姐見他神志堅決言辭斬截方知他真有這個意思倒不由吃了一驚說你當真要想幹這件事嗎若被姑夫知道了如何了得李少奶奶道那個他也不能夠管我因爲他自己不給我開消另用我爲着維持家庭起見不得不作此勾當他知道了一應該感激我那能再派我的不是不信教他看樓下二房東的樣丈夫可曾對女人放過一個屁嗎三小姐慌忙做手勢令他低聲說樓下幹

這種事雖然丈夫靠着女人吃飯面子上終算是瞞着男人做的事你休得大呼小叫被他們聽得了怪難爲情的呢李少奶笑說這真應了古人一句掩耳盜鈴的話了他自以爲不聽見其實別人比他聽的真切我以爲照此辦法還不如爽快快做開眼烏龜的好得多咧三小姐也笑道你這句話不知罵盡了多少人可知上海灘上很有一班人利用老婆爲自己進身謀階級吃飯打根基的呢以比這裏二房東可謂異曲同工幸虧你我在房間裏講話若到稠人廣衆之中去演說起來不知有多少人要背後罵你呢李少奶笑說罵也只好由他們罵咧只是你要怎樣替我想一個法兒方好三小姐道那也不能夠性急必須慢慢地看機會行事不然惟有上鹹肉莊裏去任人揀選照你的身份可就有點兒犯不着了李少奶也說上鹹肉莊羞人答答殺我的頭我也不願意去的三小姐又道捨此之外還有白大塊頭那裏略勝一籌雖然有幾個好人但也是刮皮的居多而

且大塊頭吃心極黑。有些四六還不肯拆。每每要同人對分。他刮了別人的皮肉錢。情願賠皮肉去倒貼小白臉。你是一定不願意的。李少奶奶說。那個何消說得。爲什麼我拿身體去換了錢來。倒轉要給他用呢。三小姐道。這就是由他矮簷過。不得不低頭了。依你一點不肯吃虧。除非要自尋戶頭。那惟有慢慢的替你留意。明兒我再介紹兩個姊妹淘給你。他們交際都是很廣闊的。你和他們親近。親近或者自有機會湊上來。亦未可知。李少奶奶大喜。次日三小姐果然帶兩個小姊妹回來。同李少奶奶相見。都是蓬蓬鬆鬆的頭髮。不中不西的衣裙。高跟皮鞋。滿身洋氣。李少奶奶頗覺納罕。想三小姐爲什麼帶了這兩個廣東鹹水妹回來呢。後來聽他們一開口。方知都不是廣東人。三小姐告訴他一個姓姜。名叫華西。是兼有中華西洋的意思。一個姓吳。名喚媽麗。渾號B.B.可就不知什麼解說了。他兩個善於跳舞。又能唱歌。所以學界中人認得的很多。其間不少富家子弟。我因學不慣他。

們的裝束。照普通裝又沒多少首飾。可以上筵會場中去顯煥。你有大金鋼鑽鑑。儘可以軋他們的淘。常言金鈎吊玉蟹。得來的朋友也一定不弱呢。李少奶奶依他之教。請了他們兩次東道。無奈新舊兩派。究不是容易陶融的。你有吃有看的請他。他自然肯到你這裏來。一旦吃光看完。連人影子也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休得想供你利用。李少奶奶想這樁事上三小姐的當不小。抱怨三小姐。三小姐說我也不常和他合淘。那曉得他們的脾氣如此壞呢。從今以後。不睬他們就是了。李少奶奶依言行事。果然 B B 就此不來。但華西倒還不時來探望李少奶奶。有時候自己買了花粉香水。還帶道買些來送他。李少奶奶想華西倒是個好人。我還當他是 B B 一般人物。未免三間屋看作兩間半咧。於是三小姐之外。又添上個華西。算是他的好朋友。彼此置腹推心。熟不避嫌。問及他所軋的一班男朋友。原來也是朝三暮四。更比三小姐的不如。皆因爲學界中人毛頭小伙子居其多數。這班人血氣。

未定。那知什麼叫做愛情。張三好李四也好。趙五王六更好。所以和他們相與只能存一個胡調主義。彼此混得一天是一天。不能夠抱永久的念頭呢。李少奶奶自己幸虧沒軋他們的淘。不然臭名氣鬧得很大一點兒沒有實惠那就真犯不着咧。又問 B B 這幾天何以不同你在一起。華西笑道他現在時髦得了不得。新近認識了個外國人。天天一汽車進一汽車出。光景還要同他結婚呢。李少奶奶大驚說中國人也可以嫁外國人麼。華西道這個自然。外國人和中國人不是一樣的嗎。要嫁儘可以嫁得。只愁他們不肯正正式式的和我們中國人結婚罷咧。李少奶奶聽了不住搖頭說外國人滿身是毛。看見了已嚇殺人還能夠和他一張床睡嗎。華西笑說這是你不常同外國人往來的緣故。倘和他們軋慣了。應知外國人着實比中國人好得多呢。李少奶奶忍不住笑了。華西又講起 B B 的出身說他從前本來也是好人家兒女。據說老子還是做官的呢。因父母溺愛的緣故。

請了個男先生在家裏教他讀書不知怎的被這先生勾搭上了那時候他還是破瓜年紀自此明中師生暗裏夫妻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還有那不識趣的珠胎偏容易在閨女腹中下種漸漸的小腹膨亨宜男兆喜師生兩個正急得沒法可施的當兒多謝他老子十分知趣曉得活在世上於女兒西席的舉動多所不便不願意再爲他們的眼中釘就此撒手往西方去了一場悲劇之中充滿他師徒倆的喜氣B.B.爽興將自己的經過情形告訴他老母知道這位老太太見生米早成了熟飯要反對也無可反對兼值初遭大故家無男子這位教書先生情願執子婿之禮倒也未嘗不可爲料理家務之助於是這樁婚姻就糊裏糊塗的許給他了那曉得教書先生家中還有妻有子他在這裏做了幾年現成女婿吃他們用他們逢年過節還要拿他們些回去養活妻兒老小究竟B.B.家裏沒有鄧氏銅山只見其出不見其進怎能不陷於經濟恐慌的地位呢到此時候教書

先生忽然託故出門數日之後打從郵政局寄來一封信開場對於B.B.大致有種種抱歉的說話後來說到自己早有妻室不能教他千金小姐屈居偏房勸他早自爲計所生的兒子撫養或者送人由他自決這一封退婚書從天外飛來B.B.當初既不會同他正式結過婚此刻當然提不出什麼交涉雖知上了此人的的老當然而已悔之無及只能夠抱恨終天了從此以後B.B.便落花無主飛絮因人中間也不知經過了多少奇窮極窘和他結交過的小姊妹誰不曾有數元以至數十元的借款接濟過他現在他幸遇外國人惡克司和他十分要好不知能夠相偕到底否華西對李少奶奶說話之時忽聞歎歎之聲出於旁座兩人都吃一驚不知那一個闖進來擲此一把同情之淚且待下回分解。

請觀清丸如何使老人年常享康樂

之清導丸拿來了



老年人每多便閉之患且便閉能使肝火上升疾病頭痛四肢寒冷血管脹大痔瘡痛苦等患療治老年人人大便祕結之方法最妙服用紅色清導丸因該藥丸細小功專微利潤腸之效能出自天然斷無成癮及肚腹絞痛大瀉不止之虞廣東惠州河源縣太平街又昌號劉松亭先生來書云鄙人曾患病血症業已二年初因煩勞兼大腸濕熱閉結所致遍延名醫嘗試各藥罔見效驗危在旦夕無法可治及試服紅色清導丸非但舊疾盡除而且身體精神倍增此丸誠係一無二之聖品也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投稿簡章

-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為合格
-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編輯主任 嚴獨
編輯者 施濟
編輯事務編行

總發行所 上海世界圖書出版社
印 刷 所 上海世界圖書出版社
發 行 所 上海世界圖書出版社
印 刷 所 上海世界圖書出版社

北京 太原
奉天 閘北
漢口 廣州
長沙

電話 中四七二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全年	半年	零購	每册	▲價
五十册	廿五册	實售	一角	
		二元		
		實售	一角	
		二角		
		實售	一角	
		四元		
		日本三分		
		外國四分		
		本國一分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才難以戰勝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各大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大商號盡速來乎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書籍傳單·廣告·月份牌·股
票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
單·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啟謹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上